

夜窗鬼談

上  
卷

一七一

2306  
7

夜窻鬼談序



東坡在嶺表。訪與遊者。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  
矜畦。有不能洙者。則強之說鬼。於虜坡公之賢。尚喜說鬼。  
不為信其事而喜之耶。抑亦如觀演劇術術。使人為之自  
娛者耶。顏魯公。李鄴侯。韓昌黎諸子。皆好談神怪。亦自  
為偃師。弄幻翫假。使人悲喜。驚怪者耶。蓋說怪說。古亦不  
少。獨孔子不語焉。左氏傳經。屬載神怪。後之修史者。  
莫不說神述怪。使人疑且惑。而如鄙史小說。莫不一涉  
神怪。顧緣人情。訪好而然乎。凡說奇談怪者。多係傳聞。  
叩其遭遇者。或渺茫荒惑。無可准者矣。而衆大應

聲。以蚓為蛇。以蛇為龍。三人成虎。遂至特書傳於  
後世。此所以世間多奇談怪說也。蒲留仙書志異。其  
徒閉之。四方奇談。袁隨園編新齊諧。為已朋友。爭  
貽怪詞。於是修其文。飾其語。至鉅爛俾震。可喜可愛。  
而有計算相違事理不合者。不復自辯解焉。讀者亦不咎  
焉。遊戲之筆。固如描風鑿影。不可以正理論也。然亦自有  
勸懲涉意。矧足以警戒也。是以為識者所笑。不可與水滸  
西遊同日而語也。余壯年涉遊四方。每聞一奇事。一怪  
談。必書以貯之。間有闢世教者。非復可棄也。夫教誨人。自  
有方。從其所好導之。其或亦自速。若以所不好誘之。徒費  
辭而終無益焉。余修斯編。欲投其所好。循其導之正路。  
且難以詆譏。欲使讀者不倦。且為童蒙綴字之一助耳。  
稿成東陽堂主人刻之。又使都下畫工圖之。以上石版。  
濃淡緻密。不謬毫釐。亦足以為畫學之一助。嗚呼。余也。  
使人說。又自潤色談之。雖不能入聖門。而不見存坡公之坐  
者乎。

明治二十二年春仲

鴻齋居士石英誌



淨几明窗又友誰  
 陳編未闕任心披  
 競業非吾事暖  
 姝足自怡著述  
 寧僕千古債  
 難盡凌費十年  
 思羞他賜晚  
 黃鸝轉不似  
 先生佳處辭

鴻齋居士石英題



鴻齋

夜窻鬼談

凡例

○斯編多係傳聞。其真譌固不可證。而有裝飾者。有省略者。不必如所聞。如人名大約係假設。厭顯本名也。

○古談或改更原文。今事稍潤色之。欲使童蒙學漢文者。僅識熟語耳。但熟語無古例者。有自創之。或非俗稱不通者。不用。漢例爲易解易曉也。

○如詼謔之談。有自述者。如笑鬼哭鬼是也。雖出於遊戲。以勸懲爲主。請勿蔑視。篇中又載自論。或補原文。或繩疑惑。但勿卒之作。未加推歎。冀看官正其誤謬。幸甚。

○ 鬼字解

鬼之與夜。又相混久矣。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禮曰。鬼神以爲徒。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之誣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所謂敬鬼神之鬼也。列禦寇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也。王充亦曰。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古以鬼神爲一物。單曰鬼者。亦神之謂也。後世分鬼神爲二。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或曰氣伸者爲神。屈者爲鬼。宋儒爲鬼神二氣。良能。或爲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鬼神之說。古今不同如此。但死者謂之鬼。古之通稱也。如

左氏所謂新鬼故鬼及若敖氏之鬼是也。然可懼可惡暴惡猛勇者亦曰鬼。高宗伐鬼方。是指夷狄也。山海經。鬼國是謂遠夷也。本邦亦呼山賊爲鬼。如鈴鹿大江山之鬼是也。其他至草木野蔬器物等。以鬼名者不可勝數也。宋王欽若丁謂等五人同惡。時人目爲五鬼。南宋胡穎每見淫祠毀之。人謂胡打鬼。本邦加藤清正。伐朝鮮。鮮人謂之鬼上官。柴田勝家呼爲鬼柴田。佐久間玄蕃呼爲鬼玄蕃。見地獄變相圖。閻羅之下吏亦謂之鬼。其形額生雙角。口露兩牙。蛇眼獅鼻。手足皆三指。裸身青赤。着虎皮之禪。唐明皇夢鍾馗。乃命吳子圖象。傳之後世。其所捕小鬼亦與閻羅之吏相同。翻譯名義。夜又此云勇健。亦云暴惡。今之稱鬼者則夜又也。然而以夜又爲鬼。未必由佛經。王符說龍曰。角似鹿。眼似鬼。述異記。小虞山有鬼女。一產十鬼。朝產之。暮食之。此與鬼方鬼國之鬼同。夫鬼者死後之名也。祭則爲神。不祭爲鬼。釋氏之死爲佛。佛亦鬼也。此不可以鬼方鬼國之鬼解也。世或云妬婦爲鬼。額生角。口及耳。謠曲道成寺。葵上等鬼女是也。余曰。此婦若墮地獄。則爲閻羅之吏。刑戮罪人者。非乘于火車。烹於鍋中者。或云極惡之人。臨死期顯鬼相。是必墮地獄。若果墮地獄。乃牽車操戈當鑪磨春者。非尋常罪人之比也。是以鬼與夜又相混。爲此說。說地獄者。不甄別之何也。東方朔神異經。有以鬼爲飯者。近日樂蓮裳耳食錄。有賣鬼爲業者。是亦非鍾馗所捕之鬼類。又非阿鼻等活獄吏也。爲飯者。喰死者。幽魂飄遊宇宙也。爲業者。捕人魂。憑依鳥獸也。古人用鬼字多矣。不必一定。余著鬼談。故先解鬼。

字誥之。

目錄

著者誌

哭	鬼	笑	鬼	瞰	鬼	貧	乏	神	七	福	神	花	神
奇	緣	賣	體	女	古	寺	怪	雷	公	風	伯	蛇	妖
竈	怪	鬼	兒	祈	得	金	客	舍	見	鬼	畫	美	人
大原	維	蓮	仲	兼	刺	怪	仲	俊	鬘	怪	興	福	寺
羅	漢	奇	陶	源	九	郎	孤	兒	識	父	奇	狐	誑
怨	魂	借	體	河	童	一	目	寺	馳	轆	首	大	入
鐵	蕉	精	鬪	體	牡	丹	燈	高	秀	才	狸	怪	宗
續	黃	梁	鬼	神	論	上	鬼	神	論	下			

哭鬼

石子夜讀書。有突如來者。蒼顏白髮。僂如折踞。几前而泣。余愕然。瞠目叱曰。何物癡叟。更深闖入書房。盡告姓名。叟揮淚曰。余鬼也。非人。先生下帷讀書。繼晷焚膏。研窮古典。以誘導後進。一以喜之。一以悲之。今偶悲之。不圖放聲。妨先生之業。請宥恕焉。余曰。何以悲之。曰。昔蒼頡作字。天雨粟。鬼夜哭。蓋雨粟者。使無產者得食也。古者地廣人少。一夫一婦。耕百畝之田。尚有五畝之宅焉。後世地有限。而人蕃殖。雖欲為農。不可得也。故士治人。工製器。商賈貿易。得利不堪。力役者為文吏。或教民之不學者。以仰給米。此所以雨粟也。上古結繩紀年。傳語為碑。人亦有天稟之智。醫藥卜筮。不學而略識之。猶禽獸生而自求食。知藥毒而養生。爾及聖人出。以相生相養之道。教之。粟米蔬肉。宮室絲麻。莫不皆備焉。於是作文字記事。使傳之學。之至於萬世。不朽不滅。而天稟之智漸減矣。天業與人。以文字。智在其中。與文字之外。不復與智也。故學焉者。得人之為。人。不學焉者。不得人之為。人。世學焉者。少而不學焉者。多矣。此我輩所以哭而不止也。先生今究諸氏百家之書。馳古騁今。闡幽顯。微所著述。殆等身。每一書脫稿。良工刊之。商賈鬻之。天下書生。喜新睹爭購。

之。未閱半帙。束閣沒埃。竭畢生之力。幹瘦神衰。毫無所益於世。不如耕半畝之地。種蕪菁。助蔬食之。為益也。是一為天下書生悲。一又為先生悲也。余曰。叟誤矣。方今西洋各國之學行。自天文曆術。醫藥器械。至飲食衣服。商賈貿易。窮精盡微。莫不臻其極。雖蝸涎蟹行之字。記事傳言。復以為足矣。豈用浮靡雕繪。佶屈聱牙之文哉。如余輩。既後於恒人者。剽竊陳編。徒甘糟粕。固知無用乎世。尚守舊株。汨沒古書者。以無所用於他也。夫穿窬取明者。必用空處。而柱桷雕鏤。無益於明。開戶納涼者。必去帷障。而錦繡彩繪。無益於涼。今也舍無用。取有用。世不知無用之為用也。余待無用之為用者。故不悲也。鬼曰。吁。先生之迂且戇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夫甲者。駕車走遠。乙者。豈可曳杖繼之哉。丙者。帆船渡水。丁者。豈可浮筏棹之哉。與鄰國交。相互擇其良善者。做之。此交易人智也。先生坐而待者。劣於曳杖浮筏者。遠矣。况引繩批根。與人絕交乎。恐墓木雖拱。不得為用時也。余為先生益悲之。忽有一鬼。赭髮白面。眼陷鼻尖。着胡服。立燈下。啾々飲泣。余驚視曰。爾亦鬼耶。何以悲歎。鬼曰。余亦為先生哭者。昔本邦傳儒學也。百濟王仁。齋論語千文。譬之花。是時始破蕾也。至延喜承平。放萼吐葉。傳芳乎天下。後復久衰。至於德川氏時。宋學大行。韓蘇之文盛。開及於寬政。文化天保。嘉永之際。香氣芬馥。幾將駕唐宋。猗歟盛矣。今又歐洲之學行。將開瓣。於是天下書生。負笈來都。擇師就學。初學漢籍。轉學洋籍。或入英。或入佛。入米。入獨。又學言語。未幾學法律。學醫道。學窮理。學算術。學簿記。學農工。僅期三五年。所學及數項。退曰。我卒某課。我卒某

業而叩其腹筍。或有枵然無一所獲者焉。諺曰。不捕虻。又不攔蜂者。終無爲而止矣。世間如此者。十爲八九。此余所以悲哭也。先生亦以多年所蘊蓄。欲傾囊授諸後進。而後進所志皆涉多端。不有如先生偏且固株守一方者也。此亦所以爲先生悲泣流涕也。言訖。噉々哭聲徹耳底。遽然覺是南柯之一夢也。時殘燈欲滅。片月射牖。候蟲唧々如助鬼哭。

寵仙子曰。藉鬼以述自己感慨。言本漆園文學。昌黎雄麗奇恣。所謂空中造樓閣手段。

笑鬼

墨水東岸。爲府下勝地。暮春之候。百花爛熳。爭妍恣嬌。流風文雅之士。間構別業。棲遁者多矣。長命寺畔。有華仙者。年過耳順。甚健康。一妾一僕。有孫甫八歲。平生嗜酒。又好吟咏。以爲消閑之具。偶櫻花盛開。一夕折簡招友。分韻覓句。以爲文字之飲。時春月朦朧。花香薰室。飛觴傾罇。詠々談笑。玉山欲倒。杯盤狼藉。客有梅仙者。謂衆曰。墨陀之花。年年厭眼。來春將探梅于月瀨。觀櫻于嵐山。又遊于芳野。諸君有與余同志者否乎。有竹仙者。拍掌曰。余亦夙有此志。恨未得同氣相求者。請與往。聞南薩櫻花濃紅異他。且早於畿內。宜先到鎮西觀梅。于太宰府。歷遊肥薩。歸路遊于和州。有松仙者。咳一咳曰。余所志少異。嘗聞曰。明年西塞矣。待三歲將遊于清國。觀羅浮孤山之梅。看西蜀之海棠。觀洛陽之牡丹。觀西湖之蓮。適遇解海鎖之時。火船日來往清與我。僅距十日程。與到嵐山芳野。無相異耳。主人進膝曰。余年未杖於國。恨孫獨幼。今待十年。娶妻爾後欲

航海歷觀他州。初到上海。探江南之勝。舟路達天津。遊于順天。北見長城。再駕艦抵印度。拜釋尊古跡。直到歐洲。一覽英佛都府。想一周地球。不過三歲也。諸君盡與余同意。咸曰。此舉極好。贊稱不已。與共爲約。乃洗盃薦飲焉。忽聞梁上有嚇然笑者。衆僉訝焉。主人勃然怒曰。何者。半夜窺室中。發嘲笑清談。非偷兒則狐狸笑者。曰。余鬼也。偶聽諸君之談。雖欲弗笑。不堪捧腹。不覺發聲。驚諸君。幸恕其辜。諺云。言來年之事。爲鬼所笑。諸君不獨言來年之事。復言十餘年後之事。人生泡沫。如風前之燈。有朝而無夕。爰約來年。矧數年之後乎。此余所以開口失笑也。且諸君各以仙爲號。想信列子葛洪之寓言者。言世有仙人。食不死之藥。壽與山石無窮。然如金母。西王母。木公。赤松子。鐵杵。蝦蟆者。不聞存於世。秦皇漢武。盡天下之力。欲以求蓬萊瀛洲之仙藥。終無獲而已。迷夢未醒。李唐天子。爲金丹殞命者。數君。仙之無有。固明矣。縱有之美衣。映食。閨中戕性之徒。非可得而修也。諺云。人者病囊也。夫疾病不期而到者。強壯亦不可恃也。且病多自口入。諸君不脫俗而以仙名焉。抱病囊而頻發酒食。名實相反。言行與非。是余所以笑而絕倒也。主人茫然不能答。衆皆默爾不言。少焉。東方既白。群鷗過屋。一鴉止窗外。視衆啼曰。啞呆啞呆。

瞰鬼

東京人家稠密。地租尤貴。構屋者多作層樓。有一巨商。新造三層高厦。疊甄爲壁。鑄銅爲屋。栴栳店。櫛盡擇良材。窗櫺檐欄。具極雕畫。帷屏榻卓之屬。皆擬洋風。華餅煖爐。時辰盤。玻璃燈之屬。盡



善盡美最競新規高價之品。竣功之日。集親族朋友及工匠之徒。大開盛讌。既卜晝又卜夜。華燈煜々明及四鄰。主人倦賓不勝。柘杓憑欄迎涼。有物不審其形。如向主吹氣。主人初甚訝之。把燭照之。竟無所見。以爲貓兒將竊食也。返坐默爾。如有所思。客薦杯曰。何鬱陶不娛。請發一唱。主人俄然命婢曰。堂上稍覺寂索。遽招藝妓百指來。肴核稍少。命厨人尙使割新鮮。於是絃歌沸騰。客皆脫衣而踊。婢僕僉怪。主人平素慳吝。今日何如此嬌泰也。有物又向一客吹氣。主人見之又照燭索之。無踪跡矣。主人意忌之。客勃然罵曰。偶築屋設讌。何不竭散客之儀。肉皆腐矣。酒亦濁矣。絃聲聒耳。燈火遮眼。堂宇如圓盤。運轉使人煩腦。忽把磁盤擲主。誤傷其額。主人大怒。汝老翁尙爲不足耶。不足卽啗之。堅拳批頰。衆遮之。再以爵擊之。齒折唇破。暈絕而倒。客皆怒。亂拳擊主。主有脅力。狂躍與衆鬪。碎皿毀盤。覆火爐。折燈臺。歡娛之筵。變爲鬪爭之場。忽有巡吏盡拘之。數月不決。以主傷客。出金贖之。其妻歎夫之見拘。惱神而病。累月不起。其子時父不在家。留連妓院。不還。遂購一婦。鄰坊構宅居焉。偶輸貨物于他邦。船遭颶風。轉覆沈沒。數千金。傭夫偷金。逃亡小廝竊衣食而去。自是家產日衰。亡幾巨室爲他人之有矣。有一老僕。歎主家衰滅。將挽回舊業。聞東台山下有術者。能知將來。所言如指掌。則往問之。術者曰。余盛會之夜。偶過其門。見一鬼自牖入。是謂瞰鬼。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也。旣一爲鬼所瞰。雖遲速不同。不衰且滅者少。夫人生各有天分。過分必招禍。欲全必缺。所謂人世缺陷世界也。物安可全乎。古之人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懼

完全也。今之人得勢則勝天。不知天定而勝人也。聞歐洲富豪造屋皆用堅牢不燃之質。三層或五層。及七層八層。至於人力所極止。而災厄之多。以英之龍動爲最。歐人精於物理。而未知物理之外。別有微妙天理也。子不見高野大師築堂之法乎。門樓殿宇都嫌崇高。梁桷檐欄亦去雕繪。而千歲之久。免災厄。巍然存者。順天理修造焉也。如彼東寺。屢罹兵燹。然於大師之堂。遂不損一瓦。修造得宜也。明曆之災。幕府亡。五層城樓。新井白石獻議。遂不再造焉。雖將軍之家。不世々生全福之人也。主與室不稱。則招禍之本。况賈人得一時暴富。欲居室飲食與王侯貴人同等乎。不懼天理。不省吾身。爲鬼所瞰。亦宜哉。子還勸主。卜一矮陋之居。專節儉。宗勉强。不貧多利。不欺來客。又應復先業。若行反之。不能再出於世。僕唯々而退。與主謀。如術者之言。數年之後。復舊云。夫德有吉有凶。吉人爲吉德。凶人爲凶德。鬼亦然。吉鬼護吉人。凶鬼助凶人。然凶不勝吉。吉鬼所護。凶鬼不得瞰之。阿房之宮。望仙之閣。非吉鬼所樓息也。

貧乏神

尾之名古屋。繁華亞三都。俗皆競奢恣常。耽遊樂。有絹商某家。饒於財。僕婢數十口。世守節儉。唯好古器。時設茶讌。招客。復不甚費財也。一日被招。貴族某氏之會。氏頗富。器物飲食亦列山海之珍。某頗感賞焉。後將答禮。恨無與氏相抗之器。適京師老骨董之東都。途訪某。某曰。余欲答一貴族。吾家無名器。子之所携。何等器。曰。唯有三種。一爲印度密青釉茶鍾。俗曰青。係小堀遠州侯所

貧乏神



青面金剛童子

徳川義典

愛玩。一爲利休手作竹匕。二爲呂宋窰茶壺。係宗旦所愛。價皆數百金。蓋希世之珍也。某流涎不禁。乃盡購之。老骨董不到東都而歸。某於是新築茶室。治庭園。奇石異樹。水盤燈龕之屬。皆以多金求之。結構已成。卜日招某氏。佳肴珍味。皆難獲之品也。某氏大賞讚焉。以爲一鄉談柄。尋招諸友。日開盛宴。友人亦答之。互鬪器物。互誇奇珍。人求成化磁盆。敵之以宣德銅盤。人獲子昂畫馬。對之以東坡墨竹。竄碗敗瓶。橫披豎幅之類。滿坐堆室。萬金之產。爲之蔑如。其妻患之。屢加諫。某大怒。遂設事去妻。購一妓於熱田驛。爲妾。妾亦能絃。性好演戲。愛一優倡。贈衣服金錢。或招家爲演。鼓版喧闐。頗聒四隣。是以家事一切委備人。無自顧慮。歲將暮。貯蓄爲罄。欲使老僕授簡借金於友人。到焉。其人不在家。待久。漸得答書歸。日既昏。誤途入小徑。忽逢一老夫。憔悴枯槁。垢巾裏頭。藍縷纏身。把破扇。携竹杖。跟然徒步。僕進而問路。老夫曰。余亦到某鄉某氏者。幸與子同行。僕怪問曰。叟以何故到某氏。曰。余貧神也。某氏數世爲福神。所護頌。耽茶事。追良妻。招優倡。事逸樂。福神漸去。邪鬼隨而集。今也衰滅在近。故我行促之也。余近時甚缺掌。大約遣下屬管理之。然大家之衰。非我自行不能速也。大凡世間耽奢恣破家產者。皆我黨之人。得漂零與我同。則我社之榮也。若轉志悔過。遂失其人。故欲我行守之也。僕悚然懼。已到熟路。勿々辭而歸。乃述報呈答書。又具言途所逢之事。某嗤曰。汝亦爲狐狸所惑。世豈有貧神者哉。供酒饌。招福神。福神遂不來。況不招貧神。何以得來。不散爲意也。自是益衰。終賣宅鬻田。落魄無所寄。尙有行基燒巨碗役小角。

古杖。則携之。立知己之門。曰。乞有延喜通寶。賜一錢。昔宋鄭景璧有好古癖。所藏秦漢遺器。盡爲兵燹沒。後有贈古銅鳩杖與酒器者。則携之。徜徉山水。獨酌爲娛。云。嗚呼頑癖之不可醫。不死則不止。可嗤夫。

七福神

中古有稱七福神者。不知其所由來。然市人以其爲商賈喜神。歲首及甲子日。必祀焉。其烏帽素袍。右手執長竿。左手抱紅鬣魚。輾然坐巖上者。爲惠比須三郎。其頭巾胡服。把木槌。脊布囊。嚇然立於米籠上者。爲摩迦羅大黑天。其雲鬢華飾。繡衣瓏粲。艷姿閑雅。手彈琵琶者。爲辯才天女。傍有老僧。滿腹便々。脫袈裟。倚巨囊。怡然聽曲者。散聖布袋和尚也。其長頭短軀。縛黃卷於竹杖。持仙桃一顆。莞爾愛鶴者。爲南極壽星。葛巾道服。擁藜杖。撫白鹿者。爲北極壽星。金釜鐵甲。右手把長戟。左手捧寶塔。巍然孤立者。爲毘沙門天王也。嘗聞此七神常居七寶之宮殿。住珠玉之樓閣。或閑行市中。遊戲衢術。欲使世之貧者爲福者。故世間貪鄙之人。列俎豆。設精饌。百拜稽首。以徵幸福。酒肆某使畫工描之。供蘿菘兩岐。與棘鬣三尺。二物祀惠比須。焚香點燈。祈福頻。忽夢福神携槌與囊。告某曰。汝祈神徵財甚切。福神主財。不恡與人。人不能得之也。孔子不言乎。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所謂其道者。無他術。以仁義忠孝爲行。以勉強耐忍爲務。以廉直恭謙修之。以質素儉約守之。而敬上恤下。厚親族朋友。憐貧民。惇獨薄利。欲不爲欺。宗正路不

行偽財神常守護。可以與多福矣。世人不知修斯道。奢恣暴行。飽肆貪慾。欲奪羈客之囊。擿拔奔馬之眸子。而自懼其窮困。陰奉財神。欲以獲奇福。吁亦何其愚也。孟軻所謂緣木而求魚者。安有得之之理哉。夫福神者。常貯福不妄與人。故得爲福神。若聽所請。盡授人福。神忽爲貧神矣。且天下之人。聞福神授福。則無不請求者。若使應之。充其溪壑。使金銀如土。泥不足也。人能以其道求之。雖欲不授不能也。言訖徐々而去。某夢覺。有恍然而悟。自是奉夢裏示教。大饒其產。爲大福長者云。

寵仙子曰。七福者三國之人。想狡僧所集。使俗人喜已。文本西園雅集。祭祀之法。亦儒者口吻。

花神

平春香浴之書生也。弱冠遊于東都。入於某氏塾。瀟洒逸雅。才學超衆。嘗養微恙。族某家病痊。時屬暮春。將觀櫻花于小金井。夙起輕裝。裏糧携瓢。行蓋小金井爲玉川上流。兩岸植櫻。樹皆合抱。單瓣稠密。不知幾千株。過保谷橋。梶野橋。以小金井橋爲極。都下雅客。花時卜霽。曳筇飛轎。頗極雜遝。堤之左右。民家零星。唯有開茅店。沾濁醪。或鬻香魚雞卵及筍蕨等者。已春香生亦就一小店。借榻傾瓢。乘醉徘徊。殆如在白雲中。左眷右顧。不知斜日入西幃也。既而晚風驟起。落花撥亂。群客四散。啼鳥歸壠。生獨坐花下。沈吟急把筆。書紅箋云。不厭珠河長路艱。尋芳盡日醉花間。山風一陣天將暮。戀着嬌姿不忍還。香雲簇白萬櫻圍。金井橋頭月影微。懊殺夜風鳴樹杪。飛

花歷亂點征衣。遂繫低枝去。時已昏矣。纖月裁照。逕路太艱。行未數步。誤途入反徑。紆餘屈曲。足亦甚憊。忽有鬢丰姿綽約。年可十二三。慙慙對生曰。主公待君久矣。請枉步來。生怪之曰。余始來此。未有知己也。不知主公何人。曰。君去自知。主公曰。平君今迷途。汝邀之。生以爲整中之人。或寓此地。遂從了鬢往。澗水澹澹。臨流構門。幽致閑雅。櫻花殊多。乃啓扉入。一雛鬟把燭而迎。逾閭二三。室宇潔清。畫以櫻花。銀燭輝煌。華毯奪目。銅餅金爐。芬馥滿室。匾書華胥窟。三字。左右有金聯云。春窓一覺風流夢。却是同衾不得知。疎瘦精神妍。不知爲何人書。蓋李商隱詩也。少焉宮樣婦人。冉冉啓帳而出。婀娜艷麗。年未及笄。裳衣淡紅。皆繡落花海棠。含雨芙蓉出水。不足喻也。生視而茫然。以爲非月中姮娥。則巫山神女。何以幽棲此邊。鄉女嫣然拜生曰。適辱嘉惠。欣喜曷勝。妾本生於和州。得勢家寵遇。住此別墅。無幾公捐館。多年寡居。常友山水而已。不圖蒙君之愛。憐足聊慰鬱悶。雖欲表芹忱。鄙鄉荒陬。慚無旨酒。適都人口腹。幸藏花露一壺。請恕其不腆。乃命婢陳列酒餚。金罇玉盤。燦映一室。生不知所對。如醉如醒。心旌搖々。不能自主也。鬢侑杯。纔飲半香。氣秘醇。味如甘露。渾身爽然。忽忘寵備。不覺傾數杯。漸入佳境。頰暈紅潮。談笑寢狎。女乃吟生所作兩詩。琅々清徹聲。如出於金石。生亦見牀上有箏。頻請一曲。女不辭。乃和調。低聲彈之。洋々習々。揚白雪。發清角。或如崇山峩々。如流波湯々。於是相與樂甚。蓮漏報二更。玉山將頹。女曰。夜已遲矣。不厭蕪陋。他室設衾枕。請一宿焉。生謝其厚意。鬢乃携手入室。生戲謂女曰。君久守孤枕。

華神



得無雙鴛之歎耶。女微笑曰：讀書之人，爲使婆婦擾操乎？翻手拍生之背，生哂曰：樹有連理，花豈無並蒂哉？言訖，登牀。錦衾溫柔，繞以六曲屏，短檠照房，金猊吐烟，將睡。女乃着白綾寢衣，纏深紅長褲，徐入衾來。曰：由君之厚意，將解孤鴛之恨，君得無非言意相反耶？生喜出望外，遂相擁備極。繼繼既而，凜風刺膚，東方將白，遽然夢覺，屋宇全無，只臥櫻樹下耳。生驚追思，嚙昔恍在眼中，徜徉久之，悵然取故道而歸。生不能忘，越三日，再抵小金井，落葩亂點，既過半，依舊憩茶肆，待夜，躡躡樹下，遂不見其居。冷氣侵肌，夜籟鳴梢耳。自是年々，俟花候往，櫻樹之外，無所見矣。居數年，偶父罹重病，飛簡招生，生驚駭，將理裝歸洛，時屬晚秋，此夜夢獨抵小金井莊，柴門籬落，苔封路埋，推戶登堂，闐無入影，蜘蛛結網，蟋蟀鳴床，床頭挂幅云：舊事參差夢，新程灑迤秋。故人如見憶，時到寺東樓。蓋杜牧別沈處士詩也。吟讀久之，覺來甚訝，其翌歸洛陽，無幾，父歿，生繼家襲父職。明春三月卜暇日，與友人賞花東山，花下拾一金環，上雕華字，以爲是婦人指頭之寶，恨不得其主，懷之去。過圓山，登某阿彌之樓，團坐連嚙，日漸暮，隣房有女客三四名，啾々甚聒。一人曰：今日之樂，實一年好愉快也。惜阿娘失指環已，娘子曰：指環不足惜，但雕我名者，爲他人之有，是可惜也。生隔障聞之，密呼婢女曰：娘子名不言華耶？曰：然，生喜突入其室，曰：阿娘所遺金環，得非此乎？老婢見而喜，乃示娘子。娘子見生赧然，頰頰首謝厚意。生始覩娘子，年不足二九，艷麗嫵娜，丰采亦似夢裏佳人。生於是魂銷心醉，不能啓口語言。老婢亦慇懃述禮，備盞供肴。娘子亦見生之標致，

心中甚喜，審問居所姓名，生初不告。老婢亦強問之，因告之，且洗盥反。娘子又以巨杯薦生，殆如舊相識。友人促生，遂告別反坐，相與帶醉歸。翌老婢伴奴尋生來，謝以綉絹及糕，生堅辭不收。愈強愈辭，反出茶果饗之。且問娘子族貫及字否。老婢曰：家本某寺士族，兄弟三人，女唯一人而已。今春十七，屢有求婚者，皆辭而不許。日女巧之外，讀書彈琴耳。嘗幼時與母詣清水觀世音，賞花過音羽，瀑下狂風一陣，撒水飛石，娘子顛倒暈絕，石磴之下，乃入一茶肆，含水與藥，不蘇。母大歎，忽有一老僧，破笠草鞋，携錫來，憐娘子危厄，乃以念珠撫之，豁然開眼，漸得蘇焉。母大喜，拜僧以爲觀音大士，假顯形救之。叩頭謝恩，僧又授紅箋曰：是女之夫所書也。他年有逢，以此爲證。言了去。自是娘子益敏惠，如琴曲無師所得也。及長，容貌鮮妍，不粧常有香氣。母與娘子密求其夫，以故不敢嫁於他也。昨酒樓上始逢君，歸來告母，顛末且喜。君厚意慕其風采，君豈非其人耶？生驚又怪其奇偶，因出一箋書櫻花舊作曰：以此照娘子所得，或有相符者，老婢懷箋而去。卽呈娘子。娘子一見曰：是我之夫也。告母，母大喜，乃告父兄，以媒結婚。琴瑟能合，一家殊睦。生後問娘子，遇僧之日，則遊于小金井花下，夢女之年也。生北面武士某子也。是友人松濤生爲余談。二詩本國歌也。譯爲七絕，勿咎其拙。若以是等詩，不能使花神感也。花神若喜，是等詩厚遇焉。三春之月，將不眠應接。寵仙子曰：以假爲真，神憑人而遂情，末段以觀世音爲媒，示生與花神有久宿緣也。

深川有木商某家頗富年過四十無子其妻歎之屢浴溫泉三歲始舉一女子夫妻殊寵掌中之珠不啻也名曰珠年及破瓜顏如舜花不粉而麗但左頸有小黑子耳性亦伶慧讀書習字皆出等輩其他舞踊絃歌插花點茶之技大約熟之將擇良婿贅於家未得其人也西隣有林某借子舍居焉本越藩之士父子有故去鄉僅授句讀賣卜筮糊口父歿子未弱冠尙學於父繼業且吹尺八近隣少年又有學焉者林生丰度超逸有威不猛衣服雖不佳自然標致如玉樹臨風珠女竊見之意酷慕以其善尺八欲與琴合奏告母迎家二人合曲比翼諧音鴛鴦同情聽者莫不感歎焉父亦好木野狐之戲而不甚工一日談及之生亦能之俱對局挑生酌量其意輸贏相半父以爲得好敵手矣珠女自與生相親心猿始狂寤寐不能忘生亦知其意每奏曲相通相如燒文君之情女竊喜秋波灑激顏漲紅潮而未得其間也偶夫妻詣身延山女喜得好期密謀之婢婢往生之居懇述娘子之意約以三更乃偷鑰開後房之扇遂延生於內閨繼繼一旬漆膠叵離婢女之外無有知者矣既而夫妻歸至於絕途去梯珠女鬱悶不自勝一夜攀庭樹踰牆來林氏戶外低聲呼生生亦百計欲入內房不得其便兀坐運策忽聽女聲急開戶裸跣單衣兢兢入室泣曰父母議婚冰人頻奔走君憐妾請共奔他鄉生諾則期以某夜既而戶外有人父與僕突然來入拉女而去前是父密察珠女動作異於常詰婢問故婢爲不知詰僕僕少知之且以有妒假飾告

之。父欲嚴戒之沈思不寢竊窺女之室月光入窗燈火既滅意酷訝之照燭入室空褥而已仍起僕搜之杳不見其人則窺林氏之戶外認有遺笄推而入中女果而在遂禁固一室不許寸步出戶外生亦不能居焉去而住淺草女聞生之去戀慕不止臥不能睡食不下喉父母大憂養病於別墅或伴於演戲遊觀之場慰之或浴箱根熱海溫泉驅疾然遂不廖母悲之欲密探林氏之踪跡狂贅於家而不知其寓也病歲餘醫療盡手禱神乞佛毫無其驗以十有七歲天矣生轉居之後業不甚行屬携竿釣于墨水一日天暮收竿將歸堤上忽逢珠女生大喜先祝其無恙女惻然曰君去之後父讓婢追之妾亦臥病母慙恤妾密索君所在不可知妾欲往婢家俱搜君幸遇於此請伴妾去生諾遂携手歸寓燧火點燈女已去矣家徒四壁無所索生大怪焉翌日訪故居隣嫗問女之安否始聞其死悲甚慨然有脫世之志遂入於一月寺爲優婆塞勤務多年又吹尺八漫遊諸國遍歷五畿西國歸途過甲入山中失途日已昏踐履太疲遙認火光漸往求宿藁席地爐設鉤燒土鍋主人年四十有餘虎鬚狼瞳容貌甚猙獰謝以僻壤無餐生惟請借庭隅休疲主人許之而言語甚傲慢自誇勇凌蔑人家無農具又無獵具藏兵器二三而已有女才十四五動作頗敏捷乃添薪於爐熟蕎麥薦之設寢具臥客別室主人携刀而去少頃女潛告生曰客誤來此宜遞去生曰主人何爲者曰賊也久病傷囊亦罄今夕隣村開賭場欲往而得捷若取敗恐不利於客生大駭將理裝遁走而不熟前路女曰我家在武之秩父一夜賊來索財適父歿些

金皆用葬具無有貯錢遂奪我去將以爲奇貨又剽客見傷稍痊欲携我賣於花街我泣而拒之苛責誹謔無所不至我命亦在旦夕願携我而奔捷徑粗相熟生隣之與偕走時半月出峽流雲全霽隘逕崎嶇榛莽傷膚行僅三里餘天明出於郡內乃備輿急行漸臻女之家母失女之後日夜泣涕飯粒不入口忽見女與客來喜躍欲狂具問其來由請生留家慇懃饗酒飯女則洗垢理髮換衣侍生容貌麗雅恍似珠女諦視左頸亦有小墨子生甚訝之因問母曰娘子酷似我所知之女不知東都有緣族否母熟視生曰君非林君耶生愕曰何以知之母泣然曰妾深川某氏之婢也爲君謀珠娘之媒者事露之後妾亦見斥未半月得嫁此翌年生此女以容貌似珠娘又名玉及長言語動作莫異於珠娘今亦爲林君所救豈非宿世之緣乎生屈指已十五年矣又問其生日曰某月某日生又驚曰是逢珠娘於墨堤之日也母曰業有此奇緣妾之家有薄田二頃桑圃若干年有餘贏足以備水旱君不厭隘陋願贅於此生以與女年稍隔謝之母不可居焉月餘偶王政復古朝廷汰普化宗廢所謂虛無僧者村中亦置小學請生使教授村童里正亦愛其謹篤媒使贅女家母大喜琴瑟克合伉儷殊篤無幾生一子家自是富生每珠娘忌辰必吹尺八供之蓋普化之爲宗以尺八誦經也

寵仙子曰此一段以國文譯之加以藻飾可以爲後卷稗史若復爲演劇可以充一日之觀

雷公

鐵先生水府人壯年辭官携家居于筑波山下教授其鄉天資崛強正直行々焉毫不諂於人五畝之宅二頃之田足以養數口年四十有餘事母至孝二兒一女未嫁平生對人專重禮讓清靜寡欲喜怒不形色是以鄉人呼鐵先生母七十有餘明窗事紡績時春夏之際庭樹覆屋新梢遮牖先生梯樹伐之誤墮於地傷肋昏絕一家周章招醫合藥手足已冷胸下少有暖氣而已先生不甚覺苦痛開眼飄々然在雲中身輕如鴻毛四邊模糊不可復辨東西忽有一吏携手而走疾如風瞬間過一樓門直至廳前吏大呼曰鐵先生來矣一官人記名上申小頃一高官出修禮曰先生來何早鐵曰此爲何地曰天府也先生有陰德故得來此鐵驚曰然則我死者耶曰然鐵歎曰我死不足悲獨有老母兒皆幼妻亦病我今死誰養母者雖人壽有定數僅一墜而死何其薄命也因發聲泣又有一官人呼鐵先生者舉首視之舊友田某者相見互述別情田氏又授一紙辭令書讀之有爲雷公之命鐵歎曰我死而事天宮誠所榮也但有老母不終孝盡養爲憾願奪三兒之命賜我一紀之壽全子道而後得死則無恨矣且若雷公臣所不熟請諒察焉田氏沈思久之曰若命數後與諸官有所議今日常總之間行雨偶欠一雷公宜奉命但雷者陰陽相激之聲行二氣者群卒之任也激聲多寡亦自有定數使役之者爲雷公卒若違令則加罰請往而見之自有所熟知言訖出殿階命下吏整隊忽有駟車使鐵駕之相從者數十人建旗張蓋鼓噪出門疾行數十里直入雲中咫尺不可見車輪之下電光忽閃霹靂發聲轆々轟々貫耳遮目



雷  
公



程  
人  
畫  
之



縱橫馳驅。任御者走。少焉電光已收。雷聲漸止。一吏恭跪曰。某地折樹幾株。人畜不害。某鄉損屋幾所。五穀不災。某村不孝。子某震殺之。請奏之。車中有紙筆。悉書之。歸廳。風伯兩師電母皆來具奏。所行。官人頷而收之。田氏又出曰。以先生曩所請奏於皇上。乃召閻羅使檢簿。尙有二紀焉。向巡吏卒爾拉先生來。今日可返故鄉。鐵大喜拜將退廳。田氏竊告曰。先生歸家尙宜積德修善。不必止二紀。又不必爲雷公。若占天上高官之貴位。壽數無量。快樂不可道。非人間王侯之比也。鐵喜唯唯而退。一吏導而出門。如白絮周身。飄々乎。瞬時下降。從雲間望之。筑波荒川霞浦諸勝。歷々在眼下。不覺破雲而墮。開眼即在牀急呼母。母大喜。妻兒圍繞皆喜。其蘇生稍覺。肋骨痛苦。旬日而癒。聞是日激雷迅烈。隣村某者爲雷所擊。其他折樹損屋皆如所錄。鐵自是益修善事。賑貧恤孤。或架橋梁。修堤路。媒嫁娶。二十餘人。教子弟數百人。保壽八十有餘。二紀之外。尙得十餘年矣。

案畫工圖雷。漢時業已有之。王充論衡載圖雷之狀。一人力士。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敵裂者。推所擊之聲也。今人所畫復少異。一夜又雙角裸身。着虎皮。擢鼻禪脊。累々連鼓。兩手執撥擊之。安於淺草寺門。是也。若塑像而來精神。世所謂雷公者亦不無也。

天帝使電母促雷公曰。下界久旱。民祈膏雨。兩師風伯已命之。盍往而擊鼓。雷公曰。謹領命。乃着

虎皮。擢鼻禪脊。累々連鼓。其子請與共往。父喜。則使脊平時所翫小鼓。又着猫皮之禪。兒曰。何以異禪。父曰。汝未弱冠。故用猫皮。成長之後。應與父同。兒唯唯。偕跨雲往。電母在前。啓袖飛光閃爍。雷公擊鼓。驚驚鞳鞳。其子效之。扣小鼓。填填坎坎。馳驅奔走。乘輿到支那地方。其子誤趨雲端。滾然墜于千里。藪林。偶猛虎午睡。聞聲而覺。瞋眼一吼。直欲噬其子。子大叫曰。大人疾來。擢鼻禪。憐兒。

江之琵琶湖。一碧萬頃。風景冠于天下。江戶豪商某與數人。歷觀京攝歸路。買舟過湖上。暗雲乍起。迅雷驟轟。巨浪排空。舟將掀舞。衆皆悚然。顏無生色。忽聞霹靂一聲。如裂帛。有物落於水中。俄頃風止。波平。十里如熨。熟視一鼓。泛於水上。衆皆以爲是雷公所遺也。旣而從雲中欲下。鉤取之。鼓半出水。半入水。右輾左轉。弗能獲也。大津畫工遙見之急。圖以傳于四方。大津繪中雷公鉤取之圖是也。舟中諸客見而笑之。雷公羞恨流汗。欲伸右手取之。鼓漂然來舟下。舟中人憐其勞。取而捧焉。雷公大喜。問其姓名。曰。櫻川善孝。問其業。曰。幫間也。幫間俗曰。太鼓持。

風伯

一丈夫藍面枯瘦。携大布囊。立於雲中者。則風伯也。少弛囊口。爽風迸出。拂拂剪剪。去暑生涼。頗快。曾襟若大開。其口。瀏瀏眩眩。揚塵飛沙。如怒濤。如激浪。折樹倒屋。崩山傾海。五穀爲之不能熟。人畜爲之有殞命。其爲害不可測也。一日奔走四方。盡囊而歸。天已暮。腹亦枵。欲入一酒肆。飲食。

主人曰。連日烈風。無魚肉。無蔬菜。酒亦罄矣。不能供客。風伯不得已去。又入一酒店。主人曰。暴風破屋。為碎酒罌。不能為業。請他日重來。風伯飢渴甚。唱然歎曰。嗟乎。風之為害。一至此哉。去過山間。有一茅舍。戶外揭酒牌。乃推戶入。矮陋污穢。與丁馬夫所休憩也。主人曰。弊屋在樹間。賴免風害。但有酒無下物。僅有醃魚與熟卵耳。主人乃煖酒。炙魚。風伯飲半盞。味甚辛烈。如割舌割喉。駭然蹙額曰。酒味酷烈。不當飲。主人笑曰。我家賤夫野人所集。非酒價廉者不喜也。設欲飲美醞。宜就他舍。沽寒家不蓄也。風伯曰。如此酒尚有名否。曰。酒家所製。焉無名哉。但俗曰。鬼殺爾。風伯愕然。偶其妻就爐煎藥。藥氣入鼻孔。風伯愈駭。走出戶外。主人怒罵曰。客飲酒盡。償價。曰。我非忘也。偶聞惡臭。頭痛目眩。故避之。不知細君所烹何物。主人曰。昨夜被犯風邪。頻發咳嗽。故煎葛根湯。將使發汗去邪熱也。風伯不顧而去。

賣醴女

江商某。歲々來東都。途過函山。日將西。頗覺疲憊。路傍有鬻醴店。乃借榻小憩焉。女主年十八九。姿容皎美。慇懃慰客。盛醴薦之。秋波含情。為詭客心。商意蕩然。不覺傾數杯。因曰。娘子妙齡。獨在山中當墟。千金之姿。徒埋於僻陬。僅謀蠅頭之利。甚可惜。盍來都乘玉輿。俗諺女雖無。女曰。妾亦夙有此意。獨有老母不許。在再送歲月。今母既歿矣。無兄無弟。孤影落魄。僅繼舊業糊口而已。客若不棄鄙陋。請携去。冀備灑掃之用。言訖。歔歔流涕。商撫其背曰。娘子莫慘。我必使卿厭衣食。饒

資財。女漸擡首。拭泪曰。儻如客言。其恩宜如何報。因誓神為約。商曰。卿家何在。曰。距此纔數百武。不厭蕪穢。請來一宿焉。妾亦治行李。與偕去。遂携手入樹林。茅舍欲傾。牀朽壁破。僅不過容膝耳。傍立三席屏。女曰。母死。實未葬。明日掘地埋之。客請少勞。手足如此。老屋固不足惜。但都下佳麗巢窟。如妾醜陋。恐忽遭秋扇之歎。商曰。余亡妻。鰥居三年。今幸得卿。卿不厭余之粗蠢。終身偕老耳。勿復煩慮。女喜無限。且曰。偶留良人。暫無供晚餐。少坐往隣村。沽酒與肴來。乃携壘去。商待多時不來。時皓月漏軒。室中如晝。商不堪閑。竊瞰屏內。死人銀髮種々。鼻高眼陷。口大齒露。容貌猙獰。恰如夜叉。商意甚怕。退坐室隅。少頃。死人進頭數寸。商愕然不覺退數寸。死人又進數寸。商又退數寸。死人忽噴嚏。進尺餘。商懼出戶外。顛然墜崖下。巖角傷背。眼眩氣絕。天明有樵夫。視而憐之。按胷下。少有暖氣。急開口飲水。與藥撫之。漸得蘇焉。回顧老樹蔭森。溪流臨前。幸不溺水。僅得全性命。厚謝樵夫。備駕而還。

寵仙子曰。嗚呼。老狐誑人。其術雖狡。猶淺。美人迷人。不甚猾。而其害不可測。男兒貪色者。不可不慎也。

古寺怪

信州筑摩郡。每豐歲。或為演戲。有優人中村某。應聘率子弟往。村中無客舍。村外有一廢寺。頗宏壯。多年無守僧。漸屬頽敗。乃掃瑤塵。芟草萊。設寢具宿焉。中村氏與妻兒。臥佛龕之傍。卓上置藥

點燈圍以六曲屏餘皆在他室夜半風漏壁寂索不能眠飢鼠走梁間野狐叫窓外優人皆生長繁華雜遝之地者不慣山野蕭寞之地以故愈不能眠忽見燈火搖動變爲青色有一白手自壁間出長數尺細如弓欲翻掌滅燈夫妻愕然被衾見之少頃燈已滅矣中村氏發聲呼子弟子弟亦不眠聞聲皆集乃具話所見皆曰此寺必有怪故無往僧村人無情使吾曹宿此怪宅請待明移他相共商量團坐煖酒無肴一人曰堂後有薑圃採以爲下物僉曰妙乃點燭索鋤數人往而掘之根皆纏頭髮將去之鮮血淋漓腥不可勝殺皆駭然棄而去就井汲水繙皆纏髮瓶亦贏不汲而罷中村氏將上廁偶患痔漏秘結難快通一人把燭侍廁外不堪其久置燭而去廁對荒園古墳累累白芒靡風時絃月傾軒樹色朦朧一老翁偃樓從墓間出徐步窺一室曰客不在此又窺浴室曰客不在此乃窺廁伸頸數尺莞爾而笑曰客在於此欲吐舌舐氏暈絕而倒衆往出廁噴水含藥天明漸甦翌日與村人商轉宿于一農家村中少年欲絕怪各操弓銃芟草伐樹以索巢窟遂無所得焉

蛇妖 三則付一戲話

豆州葦山下有神官某娶妻甚美寵遇優渥琴瑟克諧常在深窓雖親戚相見甚罕一日溽暑難堪妻迎涼午睡庭園接山樹木繁茂有一巨蛇長八九尺纏妻腰下半身人於禪中某視而怒欲拔刀斬之慚爲蟲類穢刀乃叱曰何物妖蛇妄犯我婦不速去絕汝性命蛇如慙如畏吐舌熟視

婦顏徐々出室去婦亦遽然覺某曰午睡中夢何等事婦赧然曰有狡童青衣彩袴伴妾入山中逼戲妾妾欲逃五體如縛已欲見辱偶君携兵來童懼遁走妾亦覺矣翌朝有小蛇數頭欲連々入室某以棍棒擊之蛇不去忽有數百頭皆舉首對抗某最後有巨蛇長丈餘腹如罽開口隕眼直欲嚙某某素有膽力徐對蛇曰汝曠昔犯我婦罪當大辟以匪人類我許之厭汚刀也今又募黨欲奪我婦耶抑亦讐視我耶我不負爾爾負我何甚也凡天地之間以人爲貴蛇固賤矣蛇與人不同類以匪類欲求耦何其誤也蛇低首收舌如有所思某又曰速去速去若躊躇不去或有抗於我我亦集同族赭山平巢盡驅醜類無有子遺矣蛇逡巡而退終不再來嗚呼蛇亦經數年則解入語又能辨邪正今人而不能解聖賢之語且不能辨理與非者皆劣於蛇蝎者毋乃不耻於匪類乎

寵仙子曰人不喜匪類匪類之不喜人固明矣獨怪蛇蝎在山林與人交何以解人語若不幸不解人語恐不免害歟昔韓退之作文驅鱷魚鱷魚幸識字若鱷魚而不學退之之文百篇書之亦畫餅耳

天保年間法華僧日教客寓越後某寺主僧新任喜客厚遇焉一日與日教奕碁時溽暑酷熱啓牕納涼庭園數畝多駢匾石爲徑灌水除塵頗添風趣忽有藍蛇僅尺餘旋轉一石數回遂蟠石上見主僧吐舌知石下有物而呵護之主僧訝之直擲碁奩之蓋中其顛蛇驚去矣適一徒弟午

睡厨間俄然大叫而起。主僧怪之。喚問其故。曰。弟子夢遊于好山。徜徉多時。酷愛其風景。有一磐石。坐眺望四方。忽有一僧從空中來。以木板大如車輪者拋我。不堪其痛。不覺發聲。言訖兩腋汗灑。氣喘未止。主僧勵聲曰。汝事前主多年。前主死後。必有所贖蓄。宜速懺悔。以謝其罪。不然不俟死。而墮畜生道。徒弟曰。無毫所私蓄。若然庭中區石下。所藏何物。徒弟愕然叩頭曰。弟事先師七七年于茲。檀越為弟所布施。未敢費一錢。欲他年以充衣服之資。懼人之掠奪。竊埋於區石之下。尊師天眼爭得。韜晦乃把鋤撥掘。果有二十餘金。主僧曰。汝精魂已作藍蛇。日護其金。汝形為人而神。則蛇矣。雖欲得佛果。不可得也。宜以其金遍歷諸國。讀經拜佛。滅却罪惡。余亦助其費。乃又贈數金。日教在坐。與金若干。即日行李告別而去。僧日觀為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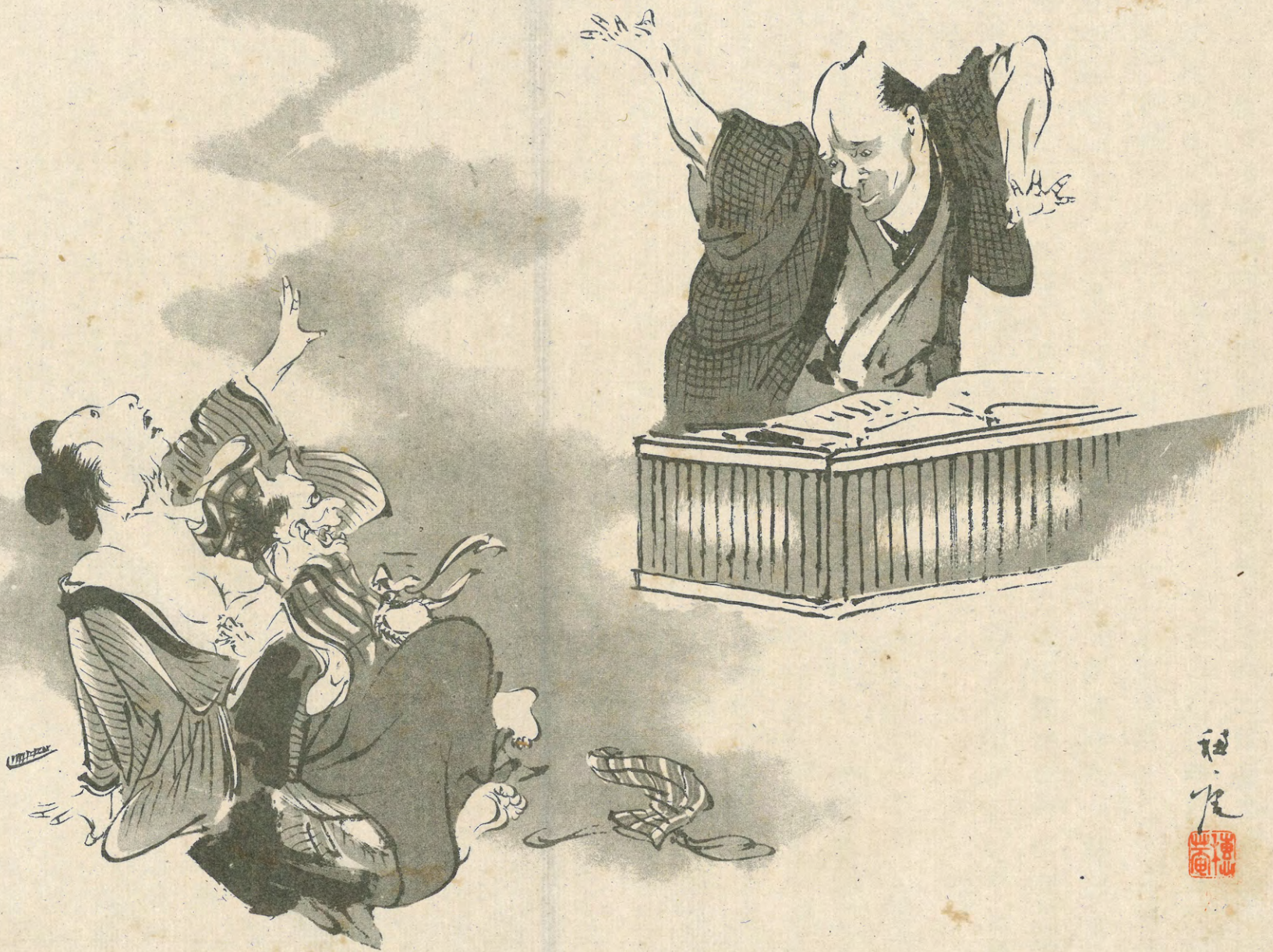
東海道吉田驛。以翻絞纈長袖。招客有名。今尚多娼妓。有木公樓者。其妻本南勢歌妓。性酷犷悍。有妹又為娼。性頗懶惰。以故姊妹不甚和。動輒以鞭撻呵責。一夕侍讌。被酒舞舞。亂髮裸身。頗露醜態。姊怒。攪髮伴一室。堅拳連批。妹忿恨。走投井。眾皆驚。備人救之。氣息已絕矣。既而葬之。祀木主於家。有小蛇。蟠於牌前。擡首欲嚙人。姊怒。捕棄于空壕。固鎖其龕。明朝啓扉。供餉。蛇又蟠於牌前。如此數日。去之又來。殺之又生。遂不能除焉。越七日。姊展其墓。墓上又有蟠蛇。欲開口嚙姊。姊畏而歸。亡幾病熱。晝夜號叫。曰。蛇纏頸。請去之。蛇嚙胸。請除之。諦視身邊無一物。醫藥無效。病期年。以妹投井之日歿。蛇從是不來。

古有優婆塞安珍者。嘗過紀州。為日高氏之女清姬者所慕。以其礙戒行。逃入道成寺。下巨鐘。匿躲。姬追蹤至。日高川呼舟。舟子不肯而去。姬恨。遂躍入水中。變為蛇。直抵道成寺。環旋巨鐘。鐘鏗化與共死。今猶演以傳焉。高野有雜僧。標致優美。將到都。逆旅少女見喜之。將繼縵不離。僧厭之。逃過日高川。賃舟登岸。少女果追來。欲渡無舟。越起遼巡。遂躍入水中。變為小蛇。溯流汨來。僧駭走入道成寺。欲請寺僧下鐘。鐘大不可下。寺僧曰。君軀幹甚小。宜倒水甕。匿於其中。僧如教。忽有小蛇。登鐘樓。索之無其人。佛殿深房。廊廡浴室。無所不至。最後見厨下。倒甕。始知有其人。環旋二三次。畏縮不動。少頃鱗脫。肉爛腐敗。而斃。眾怪覲之。數個蛞蝓。黏着甕下。

竈怪

嘉永年間。長州萩。戎街有販豆腐者。夫早歿。其妻剃髮為尼。守寡繼舊業。家素貧。無子。又無族。陋室三間。賃而居焉。既而年老。罹病而死。鄰人相集。市什具為葬費。無有餘財矣。骨董商某。買其竈。携來置之家隅。其夜把燭如廁。有老尼。出首於竈中。皴面枯瘦。眼陷齒豁。似延頸窺四邊。見火光。忽入竈中。某初以為眼華也。少間再見之。尼首在竈戶。莞爾而笑。某驚照燭。檢之有古灰少許。耳明朝滅。價轉賣同業者。買者見怪如前。及於五六家。有一人恰於理者。以廉價買之。竊毀碎其土。土中有瓦。實納金若干。蓋此婦終身所貯藏。匿竈土以防盜難也。乃與初買竈者商。請僧讀經。悉布施之。怪從是絕矣。

鬼  
兒



和  
光  
印

江戶神田有夜々出街頭賣糰者名甚兵好酒家酷貧年過半百妻早亡有一女姿容麗妍能事父歲將莫歎父苦於負債欲沈身於花街以救其窮父察其勤苦躊躇不決偶罹病臥褥數旬竈不能揚火而財主日促不得已約賣女於吉原某樓病少痊乃携女抵吉原納券得五十金跟踰歸家夜已二更矣途過藏前時凜風裂膚瓊花撲面欲被酒取暖入一酒肆甚兵素與肆主相熟然知其貧窶不多與酒甚兵告主以賣女之故主亦愍之且察其有金使任意過量甚兵大歎擁爐傾數碗乃償價去醉步蹣跚不覺積雪沒屨也肆主將鎖戶收酒具其妻見有財囊竊匿之少頃有敲戶者問之甚兵也日向遺財囊恐在爐邊乃開戶入內照燭搜索遂無有焉妻曰君醉甚恐得非遺路上乎夜深人少或為雪所埋照火索之乃貸提燈甚兵謝其厚意行索路上固無有焉遂歎薄命投水而死酒肆之妻竊出金示夫曰妾實匿之多年不得小康徒羨入之富貴幸獲數金是天之所與也盡償負債殖產業夫亦然之自是家漸富遂至積千金而夫婦憂無子祈神佛求之年過四十妻始生一子生而不甚泣未三月齒盡生宣髮皴面恍似甚兵周歲能步不欲與他兒同遊日碎器物破帷障或把筆塗抹帳簿使不可讀夫妻甚苦之一日妻縫衣認藍縷中有甚兵財囊兒喜玩之自至庭盛沙石示母曰有金五十兩請購求美衣母愕然呼夫告之夫惡之怒批之兒大叶狂暴不可制不得已縛手足使臥褥發熱如火流汗濡褥急招醫診之醫亦

不能藥而號叫益甚入夜四隣不能睡夜半一聲如哮額上生肉角長寸餘巨口圓眼面如夜叉妻大驚頻呼其夫夫視而不言將殺之兒釋縛躍上母膝探乳齧之母絕倒血流淋漓口尚不離父大忿堅拳擊之兒漸放向父曰汝竊金之事忘乎否直欲齧其喉父極力伏之膝下乃呼厮養操鐵法馬任力連擊氣息漸絕翌密葬之妻病傷累月夜々每發熱則曰甚兵來矣甚兵腦我夫照燭素之茫乎不可見唯一團陰火飄然出窓病半年腦苦歿矣家亦寢衰屢遭盜難亡幾遂為他人之有古語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不信乎林屋某所話

祈得金

遠州無間山古有巨剎寺僧募施鑄鐘一民家之婦喜捨所愛妝鏡後意甚悖及鐘成鏡不融化婦耻之終沒水而死臨沒誓曰若有撞破此鐘者授以萬金貧鄙之人屢來任力撞之寺僧厭之遂埋深溪云俗說有梶原景季之妾梅枝者為救夫之急欲得三百金無術可施乃擬水盤於鐘擊之有客憐其誠心從樓上擲金與之事傳演戲兒女皆能識之大井川邊有豪農數世慳悒家積巨萬近隣皆惡其不仁或曰其祖撞無間山之鐘得暴富者矣有一子名富生生於富家不知貨財之貴及三年長日耽酒色或遊花街散財如泥土或為賭博一擲輸千金及父母沒愈恣其志常與惡友交自為魁首親族厭之無與胥齒者未及十年田宅資財為蕩盡矣遂依岳父僅借廢宅與妻居焉不能負重不能耨田為人所備裁得數錢糊口耳寒暑唯縊縷酒醬不入口餽粥不

新夜屋





飽腹。甌中積塵。貧亦極矣。竊以爲彼無間山梵鐘。雖埋地中。往祈之。或得不無應乎。卽夜到埋鐘處。祝曰。我欲撞破鐘。求大福。而鐘今在深溪。假以土塊擬鐘。我今碎壘之。神若有靈。俛彼梅枝女之例。惠我以多金。叩頭百拜。祝訖將返。忽有一婦人。從樹間出。呼生曰。汝所願。我納之。所乞亦甚易耳。隨我來。金庫乃相伴下山。行里餘。漸到庫前。開鑰入中。金銀山積。光輝眩眼。婦曰。汝携巨囊。否曰。無。婦曰。幸有兩桶。皆盛金。請持之去。生大喜。俯伏萬謝。遂擔桶還。十步一憩。四更漸抵家。叩戶呼妻。妻揩眼出迎。生曰。我祈神獲金。富將復昔時。乃捧桶入室。誤躓于闕。倒桶於床下。妻携燈見之。糞汁流溢。臭不可勝。生大驚。尙見一桶相同耳。

嘗讀聊齋志異。有與此相似事。濱州一秀才。曾與狐仙親。乞給金錢。乃與入密室。錢從梁間下。廣大之舍。約積三四尺。欲取用之。皆爲鳥有。秀才失望。頗懟其誑。狐仙曰。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只合尋梁上君子交。我不能承命。遂拂衣去。夫金錢者。本人造之物。非神仙所有。而不求諸人。反欲求於神。神豈與奪人間金錢者哉。

### 客舍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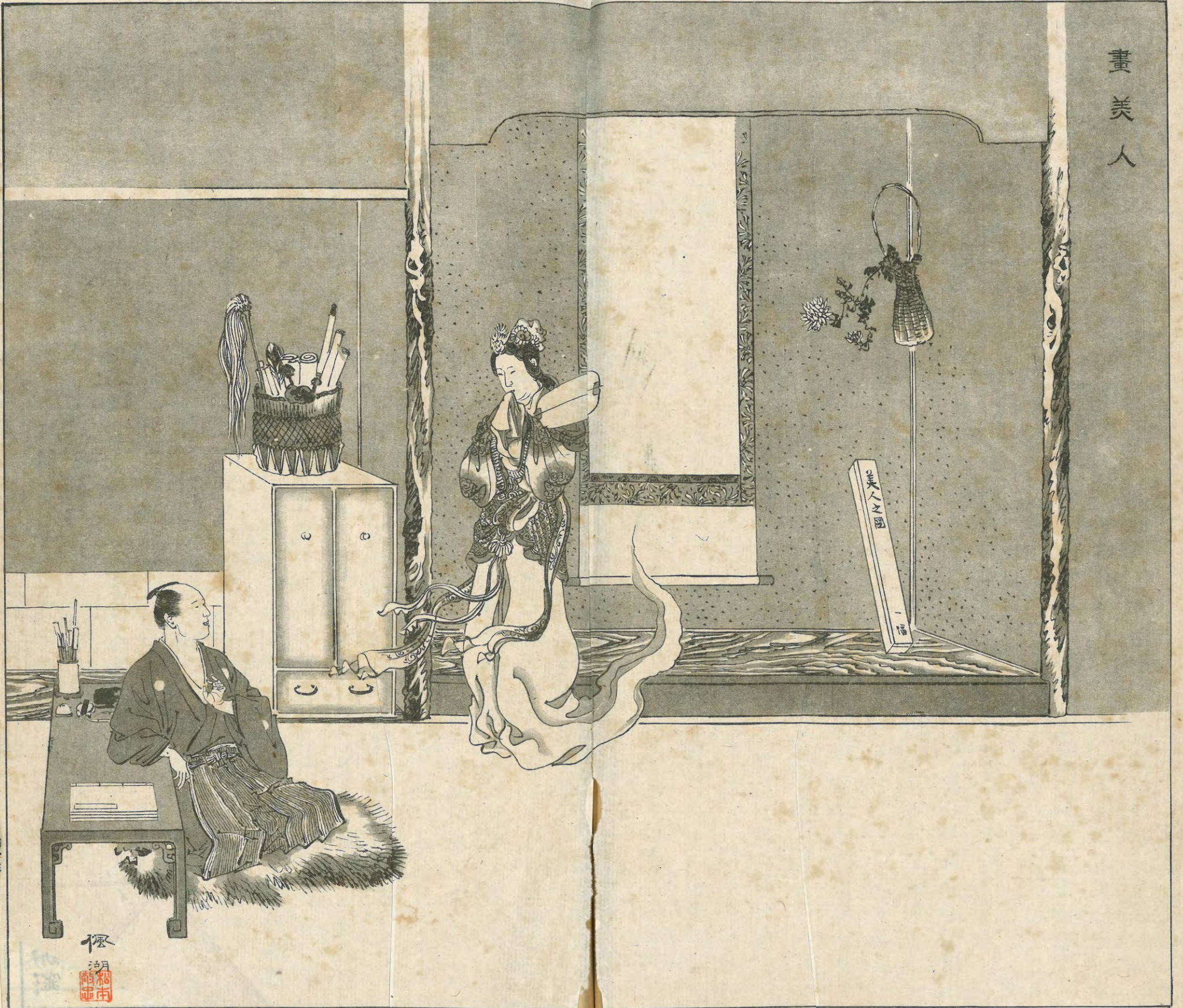
余弱冠。數過東海道。阻雨。鞠子驛。偶與刈谷士渡邊某同宿。意氣投合。頗慰無聊。翌日河水落。相偕東行。抵吉原驛。日暮宿一客舍。家頗廣壯。而婢僕甚少。時屬晚夏。夜尙苦熱。隔庭有巨室。稍覺清涼。是地瀕海。富魚介。棘鬣鉛垂。精鬱漲膩。共傾數酌。劇談大笑。傍若無人。夜二更微雨。暑氣少

衰。快不可言。乃同帳而臥。余太醉。就枕不復知前後也。渡邊氏輾轉不眠。夜半喚余曰。有賊請起。余駭覺。賊何在。曰。已去矣。曰。何不捕。曰。少婦也。初來帳外。嫣然窺帳中。以爲婢女加燈膏也。熟視顏容。與婢異。又思娼妓。僭來薦歡者。余爲不見而臥。少焉燈將消。少婦又窺帳中。想是必賊。覘其熟睡。欲奪物也。余咳一咳。瞋目視之。女遂去矣。余聞甚怪。婦而賊。豈窺室。晒者哉。恐娼妓欲延一客也。又就眠。天明起。而嫺婢供朝餐。因問婢曰。此家有娼否。曰。無。客有所見耶。曰。然。昨夜有少婦。屢窺帳中。非娼則賊也。偶不睡。他不得下手。幸免難矣。婢曰。恐非賊也。曰。然。則爲何者。婢笑而不言。余輩亦不強問焉。旣而行里餘。憩於一茶肆。共話前宵之事。老婆當爐坐。蹙頰曰。客非宿於某家乎。曰。然。婆曰。流言果不虛。客所見鬼也。渡邊氏愕然曰。何以爲鬼。曰。某家有一娼。久患黷。不能接客。主人以爲惰。屢苛責之。娼不堪。其醋自齧舌而死。怨魂爲鬼。夜々顯貌惱主。婢僕怖皆去。有客則出訴。冤無客則在室。悲泣。夜來啾啾。家人皆聞其聲。客偶宿於此。以故見之耳。氏聞而毛孔粟立。始知其爲鬼也。惜余酣醉。不見其鬼。不能審形容。期年又過吉原。其家已廢矣。

### 畫美人

藤子華幕下士也。父在顯職。華未仕。讀書於青山別業。一婢一僕。不多交於人。有暇。灌花。滌茗。賦詩弄簫。又常好書畫。文房之具。以爲消閑之樂。有族役于崎陽者。及歸。購一美人畫幅。携來。貽生。紙本無款。係清人筆。傳彩緻密。容貌絕艷。生喜甚。揭諸齋中。日慰閑况。從經日。顏色如生。嬋妍婀娜。

畫美人



湖  
南  
南  
湖

娜媚態蕩神。如見生欲言。是以秘愛不啻寢。則揭諸枕頭。相對就眠。遂作一詩題餘白曰。窈窕也妖嬈。今春僅二八。艷顏如李花。蛾眉似織月。朱唇點殘葩。素手白於雪。更不假鉛粉。香膩自然潔。珠簪與金釵。鬢髮光彩發。弱質纏輕羅。細腰垂繡絨。手携小團扇。袴下見錦襪。嗚然輔鑿生。吁嚙欲腦殺。妙畫來精神。不識誰氏筆。更憐去故鄉。踏海求良匹。何圖宿世緣。冰人伴我室。西施沈五湖。太真死黃鉞。佳人與名將。不許見白髮。汝是在紙上。惇然守貞節。不老又不衰。無憂復無疾。恨不共衾枕。與我爲歡悅。書了一笑。日既昏矣。時桃李爛熳。清香薰室。片月朦朧。些暖快肌。獨坐無事。點燈讀書。夜將三漏。畫美人飄然來。坐几傍。拜生。生訝。美人嫣然曰。妾適來此。辱君寵遇。與君同室。今又感君詞章。不自揣鄙陋。望從君厚意。君不戾詩詞。請永垂憐。生喜極。握手殷々。遂爲歡。生又問鄉貫。曰。妾名小麗。父崔氏。爲季珪之裔。世居金陵。遭洪賊之亂。父子離散。遂流寓四方。賊奪妾爲奇貨。來滬上賣娼家。一畫工描妾示人。是以得見知衆焉。然天質羸弱。不能接客。未半歲逃而入仙群。終得來于貴邦。是亦夙緣也。生聞益憐之。忽作一詩書箋曰。茫茫九土暗雲橫。獨見崔娘出洛城。誰計蓬萊留畫舫。碧桃花下遇文成。小麗讀之。莞爾操筆。又書箋曰。不堪磊砢寸胸橫。吐作延長五字城。妾也菲才慙鄭婢。小詩爭得對康成。生驚讀數過。驚然而覺。則一夢也。回顧畫猶在壁間。清貌依然。如夢裏相見。生酷奇之。自是屢入夢。生不復告人。夢裏相狎半歲。一夜愀然泣曰。久蒙恩遇。繾綣不忍別。然世緣既盡矣。請自是辭。生悲問其故。曰。明日自

知。然再會亦弗遠也。言訖渺然。忽失貌。生大歎。開眼視之。燈火如螢。喜雀噪擔。起而啓窗。戶日高。已三竿矣。是日冰人來議婚。生猶豫未應。母亦來勸之。生豁然悟之。則從命。即日貽禽畫美人。自是無生氣。彩工雖艷。尋常俗畫。非可甚賞者也。既而卜日新婦來。宛然似小麗。比之畫。優十倍矣。世傳名畫通靈。韓幹畫馬。傷足求醫。張僧繇畫龍。鬪起風雨。本邦金岡元信等畫。亦有相類焉。者固無足信者。設名畫盡來。神活動。麟鳳遊市。龍虎鬪街。官不遑驅逐。民亦遭害不少。畫工之罪不可逃也。有一戲譚。近世娼家乏於佳人。樓主以爲名畫來。神設得活動。同人則得利。不可測也。試使名畫工描數多美人。照燭展列之。美人盡通靈。呈媚互延遊客。是以廓中占壘。斷日得千金。同業者惡之。漸知畫美人欲以破其策。又備畫工。使描數隻飢虎。臨張塵。一時放之。咆哮狂跳。盡啗之。至樓主小廝。無有子遺。吁乎畫之通神。一至此歟。可畏哉。

### 天狗說

大凡稟生於兩間者。以人爲靈矣。而靈於人者。曰之神。神者漠然無形者也。鳥獸頑冥。固與人不同。然死則有勝於人之靈。甚可怪哉。雖聖人其智所不及。則以龜鹿卜之。龜鹿之智。固不及於人。生輒爲獵者所獲。死輒爲聖人之師。生聖人不及於死。龜鹿遠矣。此所以有形者與無形者相異也。世有天狗者。無形無聲。無色無臭。在深山幽僻之地。能通幽冥之事。折樹轉石。能爲禍福。出沒往來。不可得而測也。俚俗往々說奇事怪談。以神事之。而圖其形也。象鼻鴟喙。人身鳥背。纏僧衣。

大原  
維蓮



大原維蓮



着邪幅帶長劍把羽扇蓋出於畫工寓意者固不足信也案漢土稱天狗者有數種山海經陰山有獸焉其形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星經天狗為九星之一天中記為人參爾雅為鷓鴣其他稗史小說相類者多然非我所謂天狗者也皆川淇園有斐齋節記有氣狐天狐之辨朝川善菴以氣狐為天狗曾我耐軒幽討餘錄網羅諸說遂歸善菴之說余以為物之靈者豈特狐而已哉龜龍蛟龍犀象麋鹿之類老而經數百歲者亦必有靈焉其死也精魂未消化間有為怪者魄力豪邁能知將來之事福善禍惡者謂之天狗彼沙門道士刻苦勵勉未遂其業者死而精氣未融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是則天狗巨魁者稱某坊者是也而龜狐犀象為之奴隸若狐最敏捷且其種甚多故以狐為天狗顧非狐而已也其折樹轉石弄火攫人者憑依鷲鳥猛獸所為借他之力而行己之所欲也又有山蕭山嶽山魅治鳥及夔蝮蝮等皆有形者以其蠢愚遠於人氣物易憑依是以其行為亦不同氣物憑依焉則為天狗爾夫氣之發揚者從其厚薄自有融化之時以理推之百歲之狐不能為千歲之龜千歲之龜不能為萬歲之靈猶蘭麝芬馥經旬日則失其氣爾若死者盡為鬼千古不滅王充所謂道路之上一步一鬼當墳塞衢巷無空處嗚呼天狗有時而融化靈鬼經年而消滅從時勢變遷天狗亦不得與古相同也斯卷初載天狗事蹟因作天狗說置端

寵仙子曰本邦稱天狗舊矣或為神或為人或為狐漢土多類我天狗者大率屬狐仙凡神佛

亦有盛衰如狐廟為最甚蓋其氣凝結盛則人亦崇信之飄散衰則無相顧者不知若古之僧正太郎者今有否乎

大原維蓮

大原僧維蓮修練戒行日手寫經文窗外有喚名者問之不應忽然一優婆塞從屏後出容貌猙獰惡猛威可懼維蓮以為天狗誦經不息優婆塞不喜帶怒氣去次日有一僧喚蓮曰僧正房來矣將見子遽出邀之蓮恐懼開戶而出僧正房率眾僧坐威容嚴然招蓮於膝下蓮恭肅膝行從進從退進凡數十步遂不得近忽有一僧欲以繩縛蓮蓮拔腰刀斷繩僧又欲以繩纏刀相鬪數刻僧不能敵棄而去僧正房亦渺矣次日優婆塞又來突如攫蓮左腕蓮驚几上有小刀速操刺其手優婆塞怒直抱持蓮遙上天空揚塵飛沙飄々然不知所之只覺風聲窸窣過高樹之上目眩心悸不能奈何漸下地上在一小門之下有僧延請堂上少間供酒饌盤盃所盛皆異常以修佛戒辭之眾僧又薦飯固辭不食唯念佛誦經耳忽有白衣二童子冉冉而來眾皆愕眙形忽縮小變如鼯鼠或隱梁間或匿床下蓮以為是佛陀所呵護現形於此以救危難也愈誦經不輟童子曰勿怖從我而來一人在前一人在後行僅數步須臾歸於大原

仲兼刺怪

主殿頭光任巡法住寺其子近江守仲兼副焉日暮過東寺車後有白衣僧仲兼揭帷視之舊臣

仲  
俊  
斃  
怪



仲間某得罪爲僧者。仲兼以爲彼恨古主或懷害心未可知也。輒下車握刀罵曰。汝何爲者。狙我車後。不遽去。其有悔。僧不言。忽爲丈餘。雙眼爛々。巨口吐炎。直攫仲兼之髻。高上空中。仲兼拔刀刺之。鮮血雨注。遂放其手。仲兼墜數丈。滾倒暈絕矣。從者不知。仲兼下車。還館車中。無人。衆僉驚。乃照炬索之。在田渚之中。昇而還。少間始蘇。數日全癒。法皇請其刀。收蓮華王院寶庫云。

### 仲俊斃怪

水無瀨山間有池。不甚廣。而鳧鷖多集爲窟宅。土人言。人捕之。必爲山神所害。以故獵者亦不敢近焉。薩摩守仲俊爲北面武士。固誇膽勇。將驅除爲民害者。以顯己之武名。一夜携弓矢到池邊。萬籟驟起。冷氣侵肌。獨坐大樹之下。瞰池面待焉。時將三更。俄然池震動。有物騰躍放光。聲如雷吼。飛上樹杪。相距僅數尺。仲俊彎弓注目。怪又跳入池中。弛弦待之。又上樹。若此數次。竟不能射。仲俊怒。拔劍覘其出。忽金光遮面前。禱視光中有一老婆。銀髮毵々。巨口如火。吐舌大嚼。仲俊禹步。棄劍一躍捕之。怪亦有力量。欲攫仲俊入池中。相與滾倒。幸有樹根遮之。遂伏怪物。拔腰刀刺之。力稍衰。再刺其喉。怪物終斃。斷頭携歸。天明視之。如老狸。以上著

案是獺獺之類。非老狸也。獺與狸相肖。故爲狸。爾夫獺獸中之蠢愚者。然經數百年。有爲驚人。之怪者。况穎敏若狐者乎。噫嘻。人老不能爲怪。獸老則爲怪。不知何物。教爲怪之術者。余未能窮其理也。

### 興福寺僧

南都興福寺主僧。宏通多識。博涉內外之典。平素有驕慢之心。歿後弟子某者。欲祈神佛。知師之後果。夜過春日山麓。詣一佛寺。誦經念佛。入講堂宿焉。夜半有啓扉來者。某以爲賊也。潛匿佛龕之後。既而相集者十餘名。携榼飲酒。笑罵喋々。杯盤狼藉。某密瞰之。其人皆異形。尖顏鳥背。首戴兜巾。背有羽翼。或腰長劍。或把羽扇。某始知爲天狗。乃口唱咒。手結隱形印。一人忽曰。有人在。龕後。又一人曰。我知其人。徐來捕某。坐衆人之中。曰。子所唱咒文。少誤音。手印亦謬。指法乃懇。教示之。遂薦酒肴。相共歡醉。於是與衆得相親焉。忽有巨鼎。從空中降來。大丈餘。中有銅汁。烈火沸騰。衆僉失色。一人把杓勸之。衆不得已。閉眼飲之。九六發煙。煩亂狂斃。某驚愕。唯束手見焉耳。少頃鼎昇於空中。衆皆蘇生。顏色憚憚。五體如憊。默爾相共去。某亦恍然悟。師即墮魔道矣。向教於我者。則師之後身。爲使我知其苦。茲顯形也。遂歸寺。篤修冥福云。

一禪僧爲余話。但沙石集載此事。而二爲一。不知孰是。佛徒之談。往往如此類多。以涉猥瑣。不錄之。

### 奇籠

三宅氏臣。渥美定右。酷好漁獵。一夜侵微雨。撒網獲魚。數十尾。籠而歸。路過山麓。有一團火。倏忽飛空。墮面前而滅。定右躊躇足不得進。有物高丈餘。不辨其形。低聲謂曰。女獲魚耶。曰。然。請與我。

毛  
脚



程  
虎  
字  
德  
蕃



明夕必返。定右以爲是必天狗。弗與。或加害。乃捧籠而伏。陰風一陣。颯然而去。定右有膽氣。竊念彼與我約。不往爲怯。明夕又到。過山麓。樹間有物徐々而來。對定右曰。昨夜所贈。今返之。乃置籠於面前。定右拜謝。携籠而歸。到家見之。魚多於所獲。而籠亦不同。以木梢編製。頗似鳥窠。定右以爲彼誤換籠。恐來求。乃挂屋外待之。然遂不來。籠尙藏家。

毛脚

本宮山爲三河之崇。高五十町。上有祠。朔望爲祭。他日獵夫之外。往者甚稀。樹木鬱葱。老幹互交。山脈連于信甲。爲猛獸棲息之處。豐橋商某有所祈。脊糧夙起。獨步詣祠。已過半腹。流雲霽。前途不可辨。羈憩樹根。有一女。蹇裳來。年過破瓜。艷容嫵娜。衣飾不甚野。見商喜問前途。商懇慰示之。且問所以來。曰。妾母久臥病。家貧不能買藥。故欲祈神求治也。商賞其孝義。俱携手躡。素手纖弱肌如雪。商淫心頻萌。時前後無人。以艷言挑之。將求歡。女嫣然曰。豈拜神之人。何穢身爲。宜先詣祠後從命。商大喜。行近萃表。女曰。襪紐解矣。脚痛不能。請煩君結之。商諾。乃屈躬求紐。女自蹇衣。脚如杵大。密毛茸々。磔起如針。商愕然。仰見首高七八尺。面如猴。星眸射人。商益駭。急走入祠。氣息喘々。流汗濡衣。子舍有一叟。擁爐烹茶。意少安。就而述所逢。叟微笑曰。子之所見。非如此脚耶。又蹇衣示脚。與前相同。商驚極。終昏絕而倒。適有獵夫憐而與藥。漸得蘇生。相共下山。厚謝而歸。

山臊

木曾山中多良材。大者十圍。枝葉鬱茂。白晝不見日。匠人伐之。先以小木作假屋。綴以藤蘿。頗爲堅牢。夜々焚木屑爲燎。以防猛獸之害。一匠夫不眠守之。或借燎光。矚斧有物窺內。啞然而哂。匠以爲是山魅。欲盜食也。若出手足斫之。則爲不知矚斧。魅忽悟其意。曰。汝以我爲盜食者耶。若出手足欲斫之耶。匠又思放銃斃之。魅亦曰。汝欲放銃斃我耶。匠又思起。衆連射殺之。魅亦言其所思。一老匠起而焚竹。爆裂有聲。魅曰。老匠術不可測。出於我意表。遂去。

案東方朔神異經云。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丈丈餘。祖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灸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人嘗以竹著火中。爆州而出。臊皆驚憚。其他劉義慶幽明錄及永嘉記。玄中記。酉陽雜俎等所載。皆大同而小異。顧由其地異其種也。我木曾山。魅亦山臊也。荆楚歲時記載。正月一日。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臊之畏竹。以其無心而發聲也。臊一作山魃。或作山魃。

羅漢

肥州藩士某。有故爲優婆塞。漫遊諸國。到羽州羽黑山麓。日晚憩一酒肆。求宿。肆主以無別室。辭之。某曰。近隣有佛寺否。曰。距此七八丁。有一禪寺。以久無主僧。爲狐狸巢窟。君若不畏怪。請往而宿焉。某曰。我跋涉高山大川。屢遇巨蛇猛獸。豈懼狐狸哉。乃飲酒喫飯。問路抵寺。垣朽檐傾。草莽

羅漢



羅漢



滿庭。入一室。卸行李。鑽燧吹烟。時雨後新涼。皓月升樹杪。白露綴豐草。幽味清肅。殆如在塵外。坐多時。乃至佛堂。月光漏檐。室中如點燈。焚香鳴鈺。拜佛誦經。龕左右安塑像。十六羅漢。五色剝落。塵埃積牀。誦經已了。將入室就寢。一羅漢開口欠伸。某訝見。一羅漢閉眼噴嚏。某愈怪。一羅漢以如意抓背。一羅漢揮塵尾逐蟲。十六人皆動搖。某瞋眼。叱之。羅漢一齊大笑。某怒。以鐵如意撲之。頑然自若。噴唾歸室。鎖戶而睡。少頃。一人窮戶隙。曰。客寢耶。盍批我。又一人曰。客起。請供酒。又一人曰。客來。請貽麪。戶外囂々。終夜不能睡。鷄鳴漸去。某始熟眠。午時眠覺。再至酒肆。備語前夜怪。又喫飯而去矣。村中壯夫。聞而惡之。欲驅其怪。是夜三人。帶刀携楮而往。至則羅漢不在牀。衆皆訝之。厨房廓廡。盡搜索之。終不見一人。徘徊多時。倦將歸。一僧過門來。容貌猙獰。手携錫杖。徐々入厨。衆視訝之。初以爲近村之僧。不知無主而來者。又有一僧。面酷奇醜。捧鐵鉢來。衆愈怪之。忽有數僧。持卷把鈎。或捧金塔。或操蒲扇。鴈行皆入厨。最後有跨虎者。眼睛如鏡。低鼻大口。袒右肩。携長杖。勢不可敵。各入食堂。出鉢啗飯。飯了。將入佛堂。衆皆畏怖。匆卒下堂。走數步。僧皆來階下。開口大笑。聲震林木。僧又放虎咆哮。逐衆。衆驚奔。蹶石觸樹。踏而復起。漸得歸村中。翌又與衆商量。相集者二十餘名。各携棍棒火槍等。待夜抵寺。照燭見之。羅漢皆在牀上。衆僉罵。或擊。或倒。頑乎塑像。固無有異焉。明日芟草伐木。掃堂下。索窟宅。終不見隻影。是日酒肆小僮。到隣村。歸途日暮。忽逢一僧呼僮曰。今日勞諸君掃廢院。頗覺清潔。幸修彼岸會。請告諸君來拜佛行香。僮唯唯而去。回顧其人已杳矣。

龍仙子曰。狐狸誑人其術不一。如此篇尤爲老巧。而索其巢窟。不復可得。然則謂之狐狸。固無證跡。謂之天狗。亦無證跡。世之談怪者。勇而巧者。爲天狗。怯而拙者。爲狐。最拙者。爲狸。不知孰是。

奇陶

洛東清水寺邊。多陶工。採土于山後。製器爲業者。幾數十戶。精巧緻密。復勝於肥尾矣。寺之東南。土質極佳。而狐窟多。衆皆以爲老狐能爲福爲禍。若毀其窟。探土。恐爲禍。宜敬而遠焉。有紀伊某者。吾曹以陶爲業。製佳品。非佳土弗能也。苟有良土。非官所禁採之何害。若畏而不採。是爲畜所妨業也。余輩以工養眷者。何有所猶豫。遂毀窟探土。頗得良埴焉。享保四年。朝鮮人來聘。由例宗對馬守先導焉。先是宗氏老臣在大坂邸者。來紀伊某宅。曰。明春鮮人來朝。欲新製饗具。驚他耳目。聞子家工精價廉。欲命碟碗。孟盤五百枚。速製之。價則任所請。紀伊氏大喜。遽諾焉。乃示其式。碟碗皆一體。上潤下尖。如螺殼而延長。橢圓凹凸。不可名狀也。曰。是卓上穿穴安之也。釉法彩繪。頗以精密。豫定價爲八百四十金。乃與四十金。期日而去。紀伊氏驟鳩工。晝夜製造。數月全成。至期二人又來。盛稱其精巧。且曰。宜送致大坂宗氏之邸。器與價交付焉。紀伊氏喜。適客意。集工開宴。以謝其勞。翌日輸送之。自往求價。宗氏諸吏怪曰。主公無命陶器之事。得非他邸耶。紀伊氏曰。

羅  
漢



羅漢



某某君來所命決非他邸也。吏曰：宗氏之臣在大阪邸者無某某者。本國之臣所未聞也。汝得非爲老狐所欺耶？紀伊氏驚愕，不得已，携陶而歸。始知爲毀狐窟之報，而其器非爲世用者，故無一求之者。紀伊氏自是衰亡。摘古澤忍齋所錄忍齋嘗見此器云。

寵仙子曰：嗚呼！狐恨人深矣。何至使其破產也？且初欺以財，其苦心亦非一朝之故也。財本非狐之所有，非遺物，則賊物。若幽冥有神裁之，狐遂無所道矣。

### 狐兒識父

坂都天滿橋邊有寡婦賣糕計生家太貧。有女年十七，姿色勝衆。叔母在於河內牧方鄉社祭日，女往叔母家信宿焉。夜觀舞踊歸途過廟後，有一壯夫藍布覆面，懇導捷徑，誘空處強求歡。女唯恐怖，不得已從之。歸後有身，母詰之，女以實告。月滿生一男兒，母歎兒無父，日詣管廟祈識其父。廟與其居相距纔數丁，及兒長，相偕詣廟，風雨不怠，寒暑不厭。既經三年矣。正月二十五日爲廟小祭，從例拉兒詣焉。往來憧憧，萬客如織。廟門之外，殆無立錫之地。兒忽指一壯夫曰：是吾父也。老母驚怪，以爲是神之所告，急趨捉其袖曰：有就君欲問之事，請枉來一茶肆。其人亦甚訝焉。姑從其意，就榻。老母涕泣示兒，具語顛末。今兒於稠人之中，突然指君爲父，妄浪之言，無有證憑。君若有記於意，請告實。若無記也，頑兒之言，冀賜恕焉。其人愕然，左右頭言不知。然酷愛兒，買餅果與之。且聞居處姓名去矣。其夜尋居來，始面母子，赧然告實，悚然謝罪。且曰：余父母早歿，今又亡

妻家有數頃田，足以糊十口，不厭鄙里。冀迎母子奉養焉。母子大喜，乃卜日爲婚，偕迎母云。優人岩井某爲余話。

### 源九郎

和州郡山源光寺爲真宗巨刹，園中有狐仙名源九，占居已久矣。其子權重痾時，柳澤侯侍醫某稱國手，遠近乞療者多。一夜小吏以君命來曰：公子有病，請來診焉。某與吏到別館，重門嚴肅，侍臣出迎，乃入寢室診脈，與藥。晝夜侍褥，亡幾得痊焉。某歸家，翌候主公賀以公子快復，公訝問左右。左右僉曰：公子無病，且不在別館，因詳問之。某具申顛末，皆曰：是恐源九所爲。曩既有此事，公憤曰：彼畜產與人交，妄誑我臣，若置不問，其害不可計也。速誅之，可以除後患。急召源光寺僧，命捕獲僧與源九太相熟，乃歸寺，其夜招源九告以公命。源九泣曰：我已知之，領主之命，其罪不可逃。請縛我送廳，冀無遺君之累。僧曰：若久棲於我園，我不忍戕而躬若速去此圖，全而族。源九曰：久受鴻恩，今又歸罪於貴僧，吾所不忍也。僧曰：無慮，後事躊躇其噬臍。一時隱身，又有歸我園時，越境其免耳。源九曰：唯唯，遂拭泪而去。明日僧詣廳曰：昨夜欲捕源九，源九既知之，率族去矣。不知所之。廳義罰僧鎖門五十日。後源九不再來，或云爲醫師，改名松本宅，菴下居于東都，售術居焉。四五十年，稍爲隣人所怪，去而之尾州。又以醫爲業，居焉多年，不知其他云。

寵仙子曰：若速去此圖，全而族。一段學左氏者，立意亦似左氏。末段爲醫居市中，恐非狐仙也。

源  
九  
郎



源九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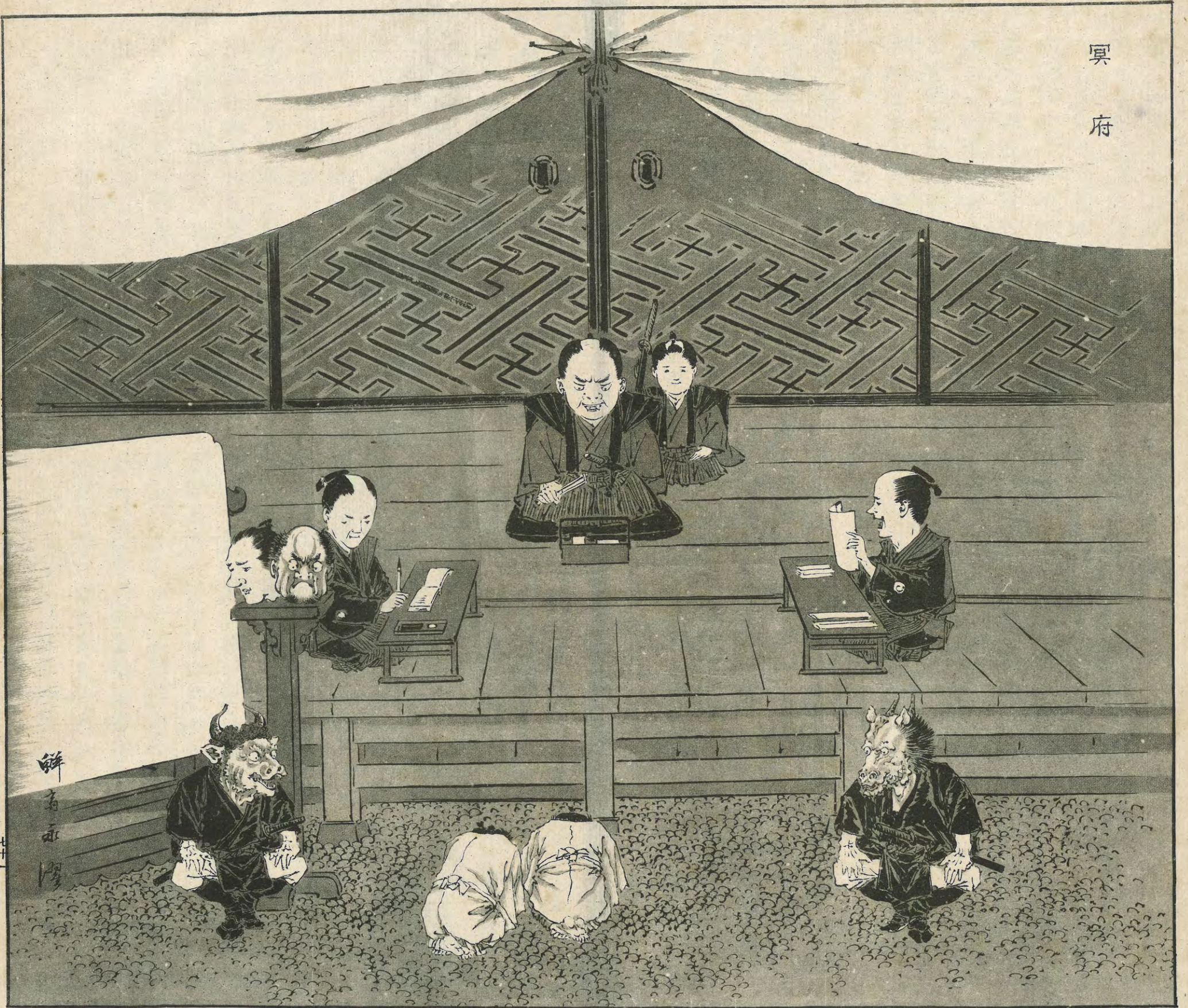
尾州名古屋城中有老狐樓侯邸之傍。宰夫憐之。常投與殘肴養之。子孫蕃殖。日飽美食。明治之初。侯轉居于東京。諸臣多從行。城中肅索。食餌寢乏。城濠之傍有一酒樓。頗爲美壯。一宵有貴客男女五六人。飲食極豪華。招藝妓數名。歌吹踊躍。喧闐徹曉。至了。髻小厮盡與纏頭去。翌朝一藝妓匆卒來告曰。昨夜客所賜。今朝見之。化爲木葉。不知所得酒肴之價。亦不如此乎。樓主訝之急。檢所得紙幣。亦皆木葉耳。婢亦走告曰。今朝掃堂。獸毛紛亂。盤中殘瀝。間有印內者。恐非爲老狐所誑耶。衆皆駭然。事傳于市井。酒肆肉鄽。過二鼓。皆自警。無敢延客者。樓々爲是寂索矣。藩臣某氏別邸在白壁巷。廣袤千畝。奇樹怪石。駢羅覆地。園中有沼。廣數頃。葭葦叢生。鷗鷺來戲。臨池構三層高樓。制度宏敞。風景絕佳。廢藩之後。一時爲遊觀之場。而平居守樓者。老僕一二人而已。偶有貴客男女五六人。携酒肴來。請借樓一遊。老僕許焉。各登上層。終日歡笑。及歸。告僕曰。聊爲酬借樓之報。裏些金在床頭。尙剩肴核。別有二筐。請爲晚酌之助。僕唯唯謝。厚惠數人。皆酣醉歸矣。僕登樓。果有紙裏。啓見之。木葉耳。開筐。土塊與馬矢耳。僕怒曰。我亦爲老狐所誑。聞者爲笑柄。居十餘日。有一士人來告曰。主公久病。頃漸得痊。聞斯樓風景佳絕。欲傾一酌。以排鬱悒。請午後借之。僕曰。諾。乃與一封紙幣去。僕密啓之。頗過當。僕大喜。乃佛塵灑地待焉。及期。士人伴其主來。男女五六人。容貌服色。言語動作。與前日貴族毫無異焉。僕以爲老狐又來矣。則與同僚謀。欲使犬

噬之。牽來五六頭。繫而待。其降樓。客登樓。終日歡笑。與前日相同。及歸。告僕亦如前日。僕唯唯。急解所繫。數犬嗾之。客豫知之。拋魚骨及殘飯。啗之。犬皆振尾狎狃。與共去矣。僕甚怪。卽登樓。依舊筐亦在床頭。試開之。魚肉鷄卵。蔬果之類。充實所裏。則有紙幣若干。僕以爲時尙早矣。未化也。若食之。必馬矢與土塊耳。待其化。置之庭隅。及夜再檢之。依然無異。試少食之。則美。僕愈怪之。一人曰。聞狐化物。不過二十四時間。則不復本質也。僕懼。貨幣亦復木葉。遽往市買衣。三日之後。又開筐。檢之。少腐敗而已。蓋好事者。以狐妖風說聒於市中。戲爲狐妖。一再登樓。使僕疑惑也。

冥府

田直生。信州松本人也。父爲農家。亦饒生。幼時學於太宰春臺。父罹時疫。百藥不奏。效頗爲危篤。生辭師。遽歸鄉。浴水祈神。日夜看護。側經數旬。僅得癒焉。然氣力不復。筋骨常痛。是以不能耘。耕加之。招醫四方。多服高價藥。田園已蕪。家產漸衰。病三年。終不起。生悲歎。骨立。殆欲死。親戚慰諭。爲營葬儀。自是事母至孝。而家益貧。自以爲欲務農。無田圃。欲爲工。素不學。不若爲商。速獲利。幸遇好機。一朝千金不啻也。因借資本親戚。日往近村買雜穀。販諸市。獲小利。毫末之利。不足充衣食也。一日詣隣村祭祀。男女雜遯。攤攤連塵。祠傍有博徒十餘名。設場延客。生立傍觀焉。巨魁者在正面。坐熊皮。橫長劍。衆徒圍繞。揚々自得。坐有源生者。素知生。乃招生曰。子爲些商。僅得蠅頭之利。恐不能終年嘗美味。着麗衣。與衆同樂。蓋爲瞬間獲千金之事。生竊以爲我若有福分。立

冥府



鮮  
有  
水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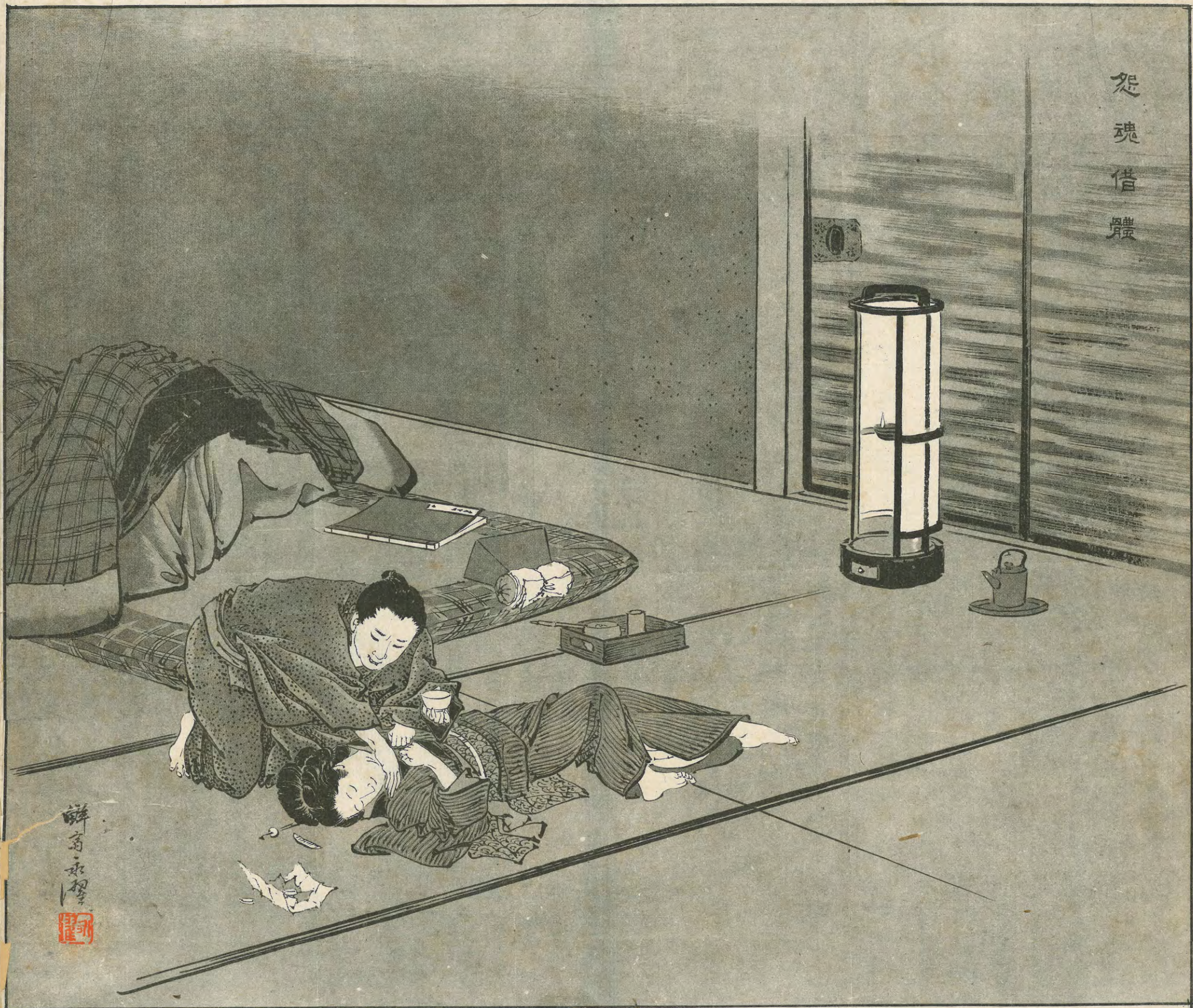


得大捷。若取敗則命之極也。乃試賭些金。一擲連捷獲若干金。生大喜。歸買魚供母。又購衣新席。母訝詰生。曰：買繭得利爾。他日又詣一佛寺。博徒亦大開場。生又得大捷。是日源生大敗。欲借金於生生。與些金。源大怒。曰：汝臨賭場屢瞞誑人。使汝多得金者。抑誰勸之耶。盡與我。則免其罪。若不然。將乞汝命。生怕欲與其半。源本甲人。是日甲信突徒團變爲場。有信人左袒於生者。勃然發怒。罵源曰：子侮生。么麼欲白晝爲賊耶。源益暴怒。握石榴擊。淋血逆面。信人不堪。拔刀斫之。一坐擾亂。東西相分爲隊而鬪。忽有官吏率衆來。博徒皆逃逸。死者三四人。傷者不可數。生亦斃於亂擊之中。村人輿而歸家。母大歎。檢之。頗有紫色。而氣既絕矣。生初啗一擊。昏絕仆地。少頃開目。出平茫茫。廣野黃塵四漲。朦朧不可辨。路阻不亨。欲問無人。忽有兩卒。腰鐵鞭。持棍棒。問生曰：何來。曰：我某村人。爲人所擊。眩暈不知前後。此地爲何處。卒曰：是非人世。則冥府也。生愕然歎曰：噫。我死矣。未盡人事。半途殞命於惡徒之手。我死。今悔爲益。奈老母悲歎何。放聲號泣。卒曰：業至此。一出閻王政廳。糺罪輕重。宜從所裁。卽伴去。行里餘。忽到一大鐵門。門前有乘輿過者。見生曰：汝來何速。生驚視之。父也。大喜。先祝其無恙。且泣且歎。具告顛末。父謝二卒。拉生入門。至第三門。半扉裁開。踣踏過之。則抵廳。使生坐。砂礫左右。刑具陳列。使人悚然。堂上諸吏十餘名。肅然整列。中央設褥。其傍有携筆硯之吏。有檢帳簿之吏。都如幕府之廷。生顧後。源生及博徒三名。反縛受械。父躋堂謝諸吏。忽有警蹕之聲。閻王就座。麻衣黑服。腰小刀。手持扇。後有童擁劍。前有烟具。閻王溫

言曰：直來進。生膝行近階。王曰：汝學於我。頗知孝悌忠信之道。何以爲此惡行。生訝擡面視之。春臺太宰先生也。生又驚怍。悲泣不能言。王曰：汝雖破世網。能竭孝父母。天帝憐汝。至誠一還本土。謹勿犯國禁。生唯唯叩頭耳。王使吏檢帳簿。尚有五十年。乃使命父送生。父與生再拜出門。入一室。父又嚴戒生。且曰：梁上有一函。糊粘神牘。開之。可復產言。訖命卒。出生於門外。生尙欲言。父已渺矣。遂與二卒到廣野。旋風一陣。捲砂飛石。生懼而臥。開目。在牀。母在傍泣。生呼母曰：兒蘇矣。母大喜。親戚皆集。是日葬具已成。將送郊外。見其蘇。皆祝之。生語以冥府之事。因梯梁得函。果獲古金百枚。乃換之通貨。購所失田圃。務勵農事。不數年復舊。子孫繁衍。齡踰七旬云。

石子曰：世有地獄變相圖。所謂閻羅者。爲豹頭虎鬚。巨眼大口。着唐服。把笏。檢帳簿者。十王亦准之。而殿廷什具。大率擬唐制。夜又刑罪人。熱湯火坑。拔舌穿眼。鎚頭春身。苛酷慘狀。使觀者毛孔栗立。想是印度上古刑法。作者復增飾也。而製其圖。蓋擬於唐。吳道元。余嘗遊于西京。於知恩院觀地獄變相圖。十幅對傳。爲吳子筆。每幅十王。夜又刑罪人。罪人裸身束髮。着白布犢鼻。皆唐制也。本邦所畫。十王夜又大抵相同。但罪人半髮。着邦制之禪。是唐人以印度古法。刑日本人也。夫地獄本爲娑婆罪人所設。焉閻羅十王。可獨擬唐制哉。最勝王經所謂。辯才天。弟者。則印度古之閻羅也。支那閻羅。屢交代焉。子不語聊齊。異志等所載。有德之人。死爲閻羅。勤務亦自有期限矣。隋韓擒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閻羅本非一人也。然則本

怨魂借體



鮮  
高  
永  
智



邦閻羅不可不着本邦冠服從本邦制度。方今若有地獄。宜有斬髮洋服。閻羅諸吏。須有徒刑絞罪之法。幽冥豈與現世異哉。戲乎說來世者。不別創維新之地獄。於理則不當也。天堂亦不可以着梵衣者。爲佛菩薩也。

### 怨魂借體

長尾杏生。越後新潟人也。家世業軒岐之術。弱冠代父診患者。某樓有一妓。名阿貞。久患悒鬱之病。偃臥數旬。不能接客。生屢診視之。閱三月。得全瘳焉。生標致秀雅。又能詼謔。常使入喜笑。阿貞之瘳。雖由藥劑之效。實以杏生慰諭其鬱悶也。一夜阿貞設盛饌。招生曰。由君之厚意。得肉枯骨。聊供薄饌。將以表鄙忱。冀喫一杯。乃聘諸妓。歌舞扶興。生醉甚。玉山已頽。杯盤狼藉。貞與水撫背。曰。夜深雨催。請就牀睡。生未醒。乃入一室。坐褥戲曰。不久接客。無思耦否。貞笑曰。無懇若君者。安思耦。生曰。卿若不欺僕。僕亦竭誠耳。貞流涕曰。重恩之人。何以報之。君若不棄醜。以命事之。生喜。遂爲同衾之歡。爾來屢來于此。膠漆不啻。稍爲他妓所嬲。生父憤其遊蕩。欲使斷念於一時。齋貲遣江都。使從醫博士某研業。生不得已。擔簦去鄉。不得復通信。阿貞聞而大歎。病再發。遂失左明。無幾亡矣。生就學五年。省父歸鄉。父懲其遊蕩。急娶某氏妻之。生有弟。爲繼母之出。母欲使弟繼家。生知其意。携妻再來東京。開業下谷。名聲漸聞。履屐滿門。時年四十矣。偶聾左耳。百治無驗。自以爲不治之症。復不甚療焉。鄰巷有術者。能知吉凶禍福。與生相熟。生謂術者曰。余之病聾。亦有禍源耶。術者沈思稍久。顰眉曰。二十年前。無欺一婦人乎。生日。無所記憶。曰。此婦晚失左明。遂悒鬱死。怨念不滅。今猶爲累。君其熟思焉。生愕然。始知阿貞爲祟。因具告前事。曰。君盛德之人。怨鬼不得近。然一念所凝結。經年猶未銷。宜祀靈謝罪。乃授解怨之法。生則設壇祀靈。供香華謝罪。且書翰曰。余負盟以不得已也。卿若尚有慕余。願再生尋盟。然余年老氣衰。或憑託魂於容貌肖卿者。今世復有果前緣。我今無子。幸得爲妾。生一子。我之願亦足矣。書了焚之。壇前從是耳聾稍輕。三年後得全瘳矣。前是父歿。生亦屢之鄉。了二十三年忌辰。又於鄉修祭。歸途浴于伊香保溫泉。在客舍數日。有婢年僅垂破瓜。而容貌音聲。酷肖阿貞。日夜飲食起臥之事。亦甚務。柔順優愛。似慕生。一夜更深。生未眠。在牀讀書。婢來加膏。生戲謂婢曰。汝容貌酷肖我所知之女。不知從何來。婢捕生之手。嗚然曰。君無忘貞否。生驚曰。汝阿貞再生者乎。曰。信君之誓言。待君之歸鄉。不圖故病再起。遂吞怨而亡。一念不滅。往腦君身。後得君之書翰。不俟再生。欲借體於此女。以果前緣。君不爽約。速相伴去。不厭爲婢妾也。言訖。悶絕。氣脈欲斷。生急與水銜藥。少頃。驀然甦。生問所言記憶否。曰。不知。唯覺一女入體中。復聽述怨耳。生又問姓名。鄉里。泣曰。妾名貞。高崎某士二女。父母與姊夙辭世。田園家財盡爲負債所奪。孤悖落魄。不能糊口。遂來此爲傭。主人憐妾薄命。且以其么弱。不甚使役。獨有老媽。事裁縫。妾就而學焉耳。言終。歔歔。雙淚濕袖。生憐之。遂乞其主爲妾。主亦大喜。爲貽衣服妝具。命駕送之。生携歸置之他室。無幾。舉男。生妻以無子。愛之如己之出。又愛貞。

禍源耶。術者沈思稍久。顰眉曰。二十年前。無欺一婦人乎。生日。無所記憶。曰。此婦晚失左明。遂悒鬱死。怨念不滅。今猶爲累。君其熟思焉。生愕然。始知阿貞爲祟。因具告前事。曰。君盛德之人。怨鬼不得近。然一念所凝結。經年猶未銷。宜祀靈謝罪。乃授解怨之法。生則設壇祀靈。供香華謝罪。且書翰曰。余負盟以不得已也。卿若尚有慕余。願再生尋盟。然余年老氣衰。或憑託魂於容貌肖卿者。今世復有果前緣。我今無子。幸得爲妾。生一子。我之願亦足矣。書了焚之。壇前從是耳聾稍輕。三年後得全瘳矣。前是父歿。生亦屢之鄉。了二十三年忌辰。又於鄉修祭。歸途浴于伊香保溫泉。在客舍數日。有婢年僅垂破瓜。而容貌音聲。酷肖阿貞。日夜飲食起臥之事。亦甚務。柔順優愛。似慕生。一夜更深。生未眠。在牀讀書。婢來加膏。生戲謂婢曰。汝容貌酷肖我所知之女。不知從何來。婢捕生之手。嗚然曰。君無忘貞否。生驚曰。汝阿貞再生者乎。曰。信君之誓言。待君之歸鄉。不圖故病再起。遂吞怨而亡。一念不滅。往腦君身。後得君之書翰。不俟再生。欲借體於此女。以果前緣。君不爽約。速相伴去。不厭爲婢妾也。言訖。悶絕。氣脈欲斷。生急與水銜藥。少頃。驀然甦。生問所言記憶否。曰。不知。唯覺一女入體中。復聽述怨耳。生又問姓名。鄉里。泣曰。妾名貞。高崎某士二女。父母與姊夙辭世。田園家財盡爲負債所奪。孤悖落魄。不能糊口。遂來此爲傭。主人憐妾薄命。且以其么弱。不甚使役。獨有老媽。事裁縫。妾就而學焉耳。言終。歔歔。雙淚濕袖。生憐之。遂乞其主爲妾。主亦大喜。爲貽衣服妝具。命駕送之。生携歸置之他室。無幾。舉男。生妻以無子。愛之如己之出。又愛貞。



解舟永



如妹。貞及長言語舉動無毫異於阿貞。數年後。妻以病歿。臨死謂生曰。貞性溫厚謹直。妾死後。請以貞爲繼妻。勿娶他人。於是貞爲妻。時年二十有五矣。阿貞二十有五而別於生。貞二十有五而爲正妻。亦奇也。友人青木氏爲余話。

### 河童

筑後柳川邊。古多河童。或爲群遊戲。又能狂人以故。不甚爲害人。亦不甚怪也。藩士某。妻有姿色。而精於武技。一日詣近村佛寺。途憩茶肆。有一美童。稚髻紉袴。着履來。共息茶肆。手彩秀麗。嬌如好女。邊土所不復見也。妻以爲是。寺僧所愛。變童也。則慙慙述寒暄。童言語少。吃雖所話不明。爽頗爲諂媚。秋眼含情。頻近坐傍。將握手不放。妻怒。以其年少。恕之。匆卒辭去。童亦隨行。既而入佛寺。掃墓焚香。童又欲執手誘於他。妻戾其手伏之。童不堪痛。號叫乞命。妻笑懲戒之。童怏然去矣。妻乃登堂拜佛。又面僧話。童惡戲。僧曰。寺中無童。圓顱之外。有老僕一人耳。妻訝之。始知其非人也。僧懼。途中有怪。使老僕送之。其夜妻上廁。有伸手探私處者。妻握其手。呼婢操匕首直斫之。照燭檢之。三指長爪。色蒼黑。皮滑密藏。篋中不示人。翌夜有贈雙鯉。請妻面謁者。延而見之。則童也。涕泣曰。昨屢爲惡戲。且妄入廁驚君。至遂失隻腕。自知罪不輕。願垂憐愍。賜其腕。已後誓不近於人。言訖。啾啾掩眼哭。妻曰。汝本何者。曰。我河童也。非人。潛居水底。與鱗族爲黨。昨見君容貌邪心驟起。將變形辱君。遂失腕。取禍弗守分之罰也。假令刎首無所怨。厚顏又乞腕。知君有慈心也。妻

曰。已斫之。携去無益。己曰。我有藥。接之不難也。妻曰。苟教其藥方。則返之。童喜。乃授其法。乞腕而去矣。試調其藥。塗抹金創及皮膚之病。頗有驗效焉。今猶傳之。爲一家奇方云。

案河童又水虎。漢籍中未見相類者。本草有封引江隣幾雜志云。徐積於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無血。悞而埋之。此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者也。邦人或以封爲河童。然稍異。其他明清小說。不見相類者。然則我一種水怪也歟。

### 一目寺

老友菊池三溪記。一目寺奇事。其說甚怪。今略其文錄之。紀人某嘗祇役于江戶。路過函山。浴於溫泉。居三日。無聊甚。日夕散步後園。隔谷有山。樹木豐茂。頗覺有異。游意頓動。使主翁嚮導。主翁止之曰。斯山有怪。迨日下申。雖芻童牧豎。尙畏怖不入焉。况日暮。恐有山狛木魅之祟。某不可拂袂而去。行未里許。暗雲四合。荆棘高於人。忽得一蘭若。門墻堂廡。頽圯極矣。堂中央。安古銅佛。其狀極奇異。爐上有沙彌。與老僧對晤。某就熟視之。佛左目已眇矣。老僧亦眇。沙彌亦眇。其他金猊木獅。羅漢天女。龍鳳龜鶴。神仙鬼物之像。雕鏤藻繪於屏障門戶之間者。悉莫不隻眼眇目矣。某心異之。問其寺號。沙彌曰。隻目山一眼寺。某取囊錢奉佛曰。願以此得補其左目。佛倏起身。啞然大笑。老僧亦笑。沙彌亦笑。金猊木獅。羅漢天女。以迨神仙鬼物之像。軒渠絕倒。聲震林木。某益驚怪。倉黃出門。有輿丁。具輻而候焉。輿丁亦眇。促某乘之。某不得已從之。丁曰。請閉眸。一响。慎母啓

視既而興行如飛。但覺天風逢々抵觸耳輪耳。有問輿丁告曰。到矣。言未訖。其既倒身墜於地。氣絕而始蘇。四顧闇黑。不知何處。適值路人問之。則江戶本邸也。

### 高秀才

昇平校有高秀才者。鎮西藩士某氏次男。以鄉黨有神童之稱。父特寵愛焉。妙齡從父來江都。入黌就學。涉獵百氏。務作詩文。適遭母患。歸鄉居半歲。再入都。寄寓族某家。嘗聞上下野州之勝。將遊于日光赤城妙義諸山。遍跋丘壑。以爲作文之資。時屬秋杪。溪水澄清。鳶蘿染紅。洵討幽之好時節也。乃自携錦囊。白襪青鞋。意任行。至神廟佛閣城趾營蹟。或記焉。或賦焉。雕章鏤句。好用險韻。自以爲雖李杜韓柳。無以間然矣。汗漫半月。歸途將過足利詣孔廟。且一覽小野篁修學之地。誤入岐路。行出田塍。退又入樹林。愈往愈迷。遂入山中。彷徨多時。日既暮矣。忽有一老人。身纏藍縷。首戴破笠。草鞋藜杖。偃偻徐徐而來。生近問前路。語稍不遜。老人不顧而去。生以爲聾也。疾行大聲問之。老人瞳目曰。子誤入邪徑。今欲求正路。蓋厚辭修禮而問。反倨傲鮮腆。奴僕視行人。此所以余不對也。生服其有理。乍謝過懇請教。老人和面曰。子所志甚不近。又路狹隘。高低犖确。暗夜安得到焉。不如待明而去。不厭卑滋。來余廬。足以遮雨露。生喜相隨。行屈曲數十町。闇雲掩星。咫尺叵辨。夜半漸抵其廬。土階藁席。裁足容膝。地爐土鼎。焚檮取明。爾。老人謂生曰。子遊于名山勝地。有所得詩文。請示之。生竊以爲田野卑夫。雖少有口才。安得解余作。乃解囊出平素所

作數篇示之。老人眼光炯炯。通讀甚疾。卷而拋地曰。吁。穢我眼矣。以巾拭面曰。輕佻纖靡之詩。摸擬剽竊之文。見聞不博。考據不精。乖誤龐雜。使人厭惡。子以是等之作。欲售名求譽。以誇於世耶。本邦幸不以詩文取人。設如漢士入場。遇試若子者。不第必矣。仍一一舉其誤謬。且正引據不精者。生驚駭。滿面來紅。兩腋流汗。如醉如醒。思穿地而入。老人又嗤曰。子以有些學才。妄輕侮俗輩。動輒罵古人。若此病不除。終身不能進道。達志猶今宵迷途。入於草莽荆棘之中。爾。自今已後。斷憍慢之心。去邪思之念。謙遜屈抑。以勤修身之學。如空詩浮文。徒費貴重光陰。已。雕蟲篆刻。丈夫所不爲。子盍思之。但學成業遂。有餘力則爲之。亦無害耳。凡卒業問之業。以蓋棺之時爲期。世間無限之書。以有限之壽。焉得卒業哉。聞西洋教人有課課卒業之制。是尋常之學。固非爐冶博識多通之材也。以不卒其業。通其學。不能與常人齒列也。今子未通一課之學。未得爲恒人。反欲以微藝誇於人。誤之甚者。夫旅人誤途。誤之尤小者。如子誤修學之道。誤之殊大者也。退而不省。其私其或陷無底之壑。子請熟思焉。生唯俯伏。如以巨石壓一身。不能仰視面少焉。鴉聲遙過。天將明。擡首見之。老人既去矣。而屋舍與前夜異。顧見身在一佛寺後廡。生益驚出而觀之。則爲金剛山中。足利氏香華院也。距孔廟纔數十武。於是熟思老人警語。盡鍼砭心腸。慙羞赧顏。悔心始生。乃詣孔廟拜先聖及左右十哲像。復無一肖老人者。生以爲疇昔之夜。警我者。得非小野公神靈假化老人。教我歟。自是生益研精。又積數年。遂爲其藩教官云。



轆轤首

寶歷中。江戶本石街。有掌報鐘者。家饒於財。有一女。妖燒麗妍。不妝而白。頸稍長。反覺嫵媚。年十三四。學書於馬場某。距家僅數丁。且暮往來。途人屬目。市中少年。聞其履聲。爭出見之。然不敢言。其名爲轆轤首。蓋轆轤井上轉器也。謂其頭如瓶之從。縹上下。漢土謂之飛頭蠻。或云晝間如常。熟睡則延長數尺。踰梁出闥。而不自知也。女子耻其謔名。不敢出戶。懊惱欲死。偶富商某子。喜其美貌。齎資爲贅壻。合番之夕。讌罷客散。俱就床。夜半壻眠。覺剔燈熟視婦顏。鬢毛垂頰。微汗生香。自謂得偶。如此婦足矣。凝眸半頃。乍見頸延二三寸。既而五六尺。旋轉良久。止於屏上。皓齒粲然。見壻一笑。壻大叫。眩暈絕息。女亦驚覺。依然其頭如故。乃呼藥救解。少間得蘇。問其故。壻戰慄不答。明日以事辭去。萬犬應聲。無復言婚者。神田醫師山口某。聞女子名。娶之。遂療其病云。畧取依田學海譚海一則。

余在三南見一老尼。矮軀短頸。黝面如俱。皆謂彼轆轤首。人不敢娶。以故爲尼。余笑曰。轆轤首宜容貌。孌娜纖手細腰。此尼奇醜而肥笨。偶爲造物者所誤耳。

大入道

本邦稱僧曰入道。蓋棄世務而入於佛道之謂也。芝三緣山北。樹木蔚葱。坊舍亦稀。天保之末。俚俗訛言。大入道出嚇人。昏暮過者罕。而見者亦少矣。麻布商某。夜過涅槃門。有僧黝面緇衣。佇立

路傍。某訝之。驟陰氣犯膚。毛孔盡起。急行五六武。怪而顧之。俄然爲大入道。頭如浴盤。三眼爲品字。爛爛如百煉鏡。忽延長頸旋來。面前吐舌。某驚愕叫死。逃去。倒又起。起又走。泥濘汚衣。喘喘得還家。翌告鍛工某。工本俠客。頗有膽力。曰余爲子報仇。其夜三鼓。携一鐵椎。獨到涅槃門。待焉多時。聞無人。過喚曰。怪來怪來。我酷苦閑。忽有一沙彌。長僅三尺。自坂下來。瞳目視之。沙彌亦顧。隻眼在額。大如碟。延右手招工。工怒振椎擊之。沙彌走。躋門檐。坐瓦上。大笑。工愈怒。欲擊之。簷高不可及。乃擲石中之。沙彌自若也。不得已注目待其下。鷄鳴沙彌漸縮。將曙杳而無物。唯睨簷瓦耳。

案入道之稱。古書不多見。本邦貴官。剃髮者謂之入道。如法性寺入道伊豫入道是也。而未必辭職入於佛門。平清盛足利直義山名持豐赤松圓心等皆謂之入道。蓋未脫俗而僅入於佛道之謂也。歟。賈誼新書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思。梁簡文玄圃園講頌。折論冥空。玄機入道。入道之字。僅見此。豐橋城樓有名入道者。其下爲入道淵。俚俗云。一入道爲河伯居焉。不知然否。

驚狸

目黑邨。里正某。夜過行人坂。淡雲罩月。微雨如烟。有一小童。戴巨笠。往者。一手提酒樽。一手携帳簿。喚之不響。走則走。止則止。而相距僅咫尺。某甚怪焉。以老眼不明瞭。乃左手持傘。與籠燈。右手以眼鏡觀之。彼顧視。大叫一聲。忽爲狸去矣。想火光映玻璃。俄爲巨眼狸見。以爲妖也。



鐵蕉精

豐太閣城于伏水。環抱萬雉。浚濠高牆。層樓傑閣。修廊迴欄之制。金碧熒煌。光彩照人。臺榭沼池。假山石梁之屬。一樹一石。費以千金。天下之財。為之蕩矣。泉州妙國寺。有千年鐵蕉。公移之於城中。毀牆平垣。漸得植焉。巨幹錯雜。綠葉覆天。頗壯園中之觀。公醉後憑欄坐。使童點茶。時雲霧月明。白露濕蘚。忽有一老翁。綠帽緇衣。赭顏清瘦。徘徊鐵蕉之下。啾啾吟曰。戀戀泉州地。迢迢數十程。何時歸妙國。朝暮聽經聲。公側耳聞之。其聲甚悲。使童問之。至則煙滅矣。如此連夜。公怒。使吏潛於樹下。欲以捕之。而遂無見焉。公以為是鐵蕉之精。尚慕舊園也。則使數丁返於妙國寺。太宰府飛梅聞之。曰。於戲蕉之迂也。盍不傲我飛而歸。管公左遷筑紫。所植紅梅。慕公一夜飛而到配所。

髑髏

平相國清盛都于福原。家多怪。夜有數百頭。顛集為一大頭。顛清盛。瞋目視之。顛縮小而滅。載在諸史。古趾今猶見。怪云。有車夫。被酒。雨夜過福原古趾。一髑髏當途。大數尺。車夫見笑曰。好髑髏。惜過於大。不當酒盃。髑髏忽縮小。裁如拳。夫又笑曰。不適我量。尚加數倍。忽又為尺餘。夫愈笑曰。好髑髏。伸縮如意。請大如屋。借以避雨。漸為數丈。開口而待。夫直入口中。躋牙上。雨亦不漏。夫曰。厚意厚意。遂仰臥而睡。天明。香氣過鼻。開目視之。在路傍石佛龕下。早晨老嫗行香也。

牡丹燈

享保年間。江戶有飯島某。數世事幕府。館於牛門之外。家亦小康。有女名阿露。窈窕秀弱。風致勝。年十七。不幸亡母。父納妾。酷愛之。妾性狡悍。風波稍起。父厭之。使居阿露於柳島別業。時屬仲春。園中梅花。紅白放萼。一日醫師志丈。伴浪士萩原生。觀梅於龜井村。歸途訪阿露於柳島。萩原生年亦弱冠。標致優雅。才藝兼備。父歿後。與僕居根岸里。素與志丈熟。志丈雖醫。實輕薄小人。阿諛富豪。得歡心謀活者。此日欲使生亦觀解語之花也。阿露在屏間。瞰之。視生之手采風度。意好之。急命婢供茶菓。又薦小酌。志丈欲使娘子面萩原生。娘子羞而不出。強牽手來。紅潮暈頰。流眄含情。志丈侑杯。應酬如合番之禮。相偕親昵。遂不期為水。日漸傾。厚辭而還。志丈慮後累。或恐有其鑽穴踰牆之過。不復到兩家矣。生日夜思慕阿露。屢招志丈。志丈不來。苦慮百計。不能得其梯。因循兩三月。寤寐不忘。怛然送日耳。僕伴藏者。欲慰其憂鬱。頻勸遊步。遂伴伴藏。泛舟釣於深川。行過柳島。將近飯島之莊。見後園門扇半開。乃使繫船。竊覘園中。婢見生喜。走告曰。娘子待君久矣。君終不來。以故飯粒不下。喉病日逼。身瘦體羸。將就木。請來慰娘子之病。生驚。乃登堂。婢延入帳中。娘子見生。且喜且泣。共伸衷情。綢繆將不離。日已昏。將歸。阿露出一香盒。曰。是母之遺物也。秘愛不離身。今贈蓋於君。冀待相合之時。生視之。泥金畫秋草。精巧入毫末。生喜收之。懷忽有人唐突入室。勵聲曰。何者狡兒。來辱我娘。速延首受我刀。兩人愕然。仰見則父飯島也。將揮刀斬生。阿露覆生。隔之曰。罪在妾。請殺妾。父怒。直斬阿露。生驚絕。不覺發聲。伴藏在傍。曰。舟來山谷。生遽

牡丹燈



牡丹燈

然覺正是一醉之夢。流汗淋漓。襯衣皆濡。試探懷中。盒蓋依然有焉。生怪其奇夢。未敢告人。偶志丈來。漚然告曰。娘子死矣。生又駭問其故。曰。思君數月。沈鬱益病。縱告嚴父。自知事不成。去藥絕食。溘然終亡。僕聞甚悼。請供香華。修冥福。君灑一勺之水。勝於萬僧讀經。生亦大悲。始悟舟中奇夢。示彼香盒之蓋。志丈亦驚異。既而及孟蘭盆會。邦俗照華燈。供蔬果。以祀祖先。生亦家廟合祀。娘子之靈。時初秋暑熱未退。開窗納涼。恨嫦娥隱雲。獨對空庭。悵然不能寢。忽聞牆外履聲。來生意訝之。竊從牆隙視之。飯島氏婢。携牡丹花。繡燈冉冉。與娘子來。生見大喜。匆匆開門邀之。問其所以來。婢曰。阿娘逢君之後。戀戀不能誼。竟爲病。父憂之。將擇壻定嗣。阿娘厭之。懊惱不能置。偶志丈來。謂君以病死。阿娘悲傷。欲剃髮爲尼。妾苦諫。遂脫柳島之莊。潛來谷中。僅借茅屋僦居焉。今夜來貴館。欲拜君之靈牌也。生日。志丈亦謂阿娘以病亡。何其謬也。遂相伴入室。臥婢於別室。二人喜。再會。共極歡好。鷄鳴開戶。送之。如此。連夜。綢繆愈堅。伴藏隔牆構室。竊怪生。房夜夜有笑語之聲。穿牆覘之。有兩婦人。與生相嬉戲。其形模糊如烟霧。似非生人。驚藏大怪。告之隣家。白翁者。白翁以鑿相術爲業。與生甚親。明朝訪生。視生血色不常。大驚曰。君生氣大衰。邪氣纏身。恐爲鬼所憑者。聞夜夜有來客。必非生人。終奪君之命。宜遽避之。生日。是飯島氏娘子。今在谷中。夜夜與婢共來。固非鬼也。白翁曰。試之谷中。尋之。恐無其人。生往而索之。果無有焉。歸途過新幡隨院。墓所有新塚。挂牡丹繡燈。與婢所携相同。因問之。寺僧曰。飯島氏娘子之塚也。生始駭。乃告白翁。

請避之之法。白翁曰。我力弗能也。聞良石和尚當世碩德。子往而問之。乃折簡授之。生謁和尚。告實。懇請避其鬼。和尚曰。是前世宿因。非一朝之故也。凝魂纏綿。世世不釋。雖換世異所。不能免也。但得佛擁護。或得至今世。宜念佛誦經。則書符授之。曰。宜糊貼諸窻戶。必避幽鬼。生拜謝歸。如教貼之。其夜二更。又聞履聲。生密從戶隙覘之。婢曰。君心變矣。閉戶不容。何其薄情也。阿露泣曰。已堅約何遽背也。是必爲人所纜也。繞戶徘徊。遂悲號去。其夜二鬼至伴藏宅。懇請除靈符。伴藏恐怖。不能接言。唯唯諾之。期以翌夜。伴藏以爲不除。二鬼又來。不得已。遂除之。其夜二鬼又入生之室。明朝伴藏告白翁。白翁憂之。與伴藏訪生。生未起。開室。生已死矣。

此圓朝氏所談。尙有飯島氏僕孝助。忠心及伴藏。姦惡其妻。橫死爲怪等之事。以涉枝葉畧之。此事嘗觀於土佐某氏所畫橫卷。畫間以和文錄之。然生死後皆省之。孝助復讎伴藏爲賊等之事。恐圓朝氏添蛇足也。

狸 怪

薩藩之士某。奉主命。夜過小田原驛。四夫昇一輿。輒輒急行。將抵酒匂。一夫滾然而倒。三夫亦棄輿走。某駭。開輿窺見之。路傍有宮裝一女。長丈餘。面如斗。開巨口。以鐵醬染齒。見某。輾然而笑。某坐輿中。徐鑽燈吹烟。少間見之。杳不見其形。只視老狸在又樹之上。微動其尾耳。某拔刀斬之。應手斃。乃喚輿夫。示之携而去。

寵仙子曰。狐狸之惑人。遇豪傑之士。則不能施其術。怯夫之見怪。皆是神經之病。自作之自見之耳。

### 宗像神祠

信州南佐久郡有宗像神社。神酷愛小兒。所祈必有驗焉。於是患痘瘡麻疹驚風諸病者。遠近爭來。香華甚盛。而其所祀不知爲何物也。余遊于信。親拜其祠。問之村老曰。文化之初。兒童遊于桑圃。得一奇石。大如拳。形似蛇蟠。携歸置之庭園。數年後覺稍大。衆僉怪之。十數年後。愈膨脹。大等磨盤。衆愈驚怪。遂爲神作龕祀之。嘗祈小兒腹痛立癒。祈頭瘡速治。於是衆犬吠聲。四隣屬至。鼓樂喧闐。旌旗覆野。山間幽僻之地。至於開酒肆連茶店。蓋亦闔村之幸福也。明治之初。一朝若然。龕破。掌祠者大驚。視之石益肥大。龐然如臥牛。將溢祠外。因造一大龕。鑄扁覆躡。又修其祠于今六十餘年。三作龕云。

余曾治庭園。種樹移竹。置燈龕。設漱盤。掌大之地。頗添幽趣。一日芝山某寺僧來過。見園曰。漱盤之下。石未全具。爲子貽兩三個。余謝其厚意。翌備壯夫二人。使借車取之。忽還報曰。得石來矣。余喜出室。問石何在。一夫探懷出拳大之石三個。余訝問。寺僧所貽。豈是石乎。曰。然。此加茂川所產。宜置漱盤之下。余意不酷滿。他日僧又來。余曰。所賜之石。覺稍小。欲少肥大之。不知何以培養耶。曰。祈宗像神。

### 續黃梁

廬生邯鄲之夢。爲千古警談。莊周胡蝶之夢。謂物化之理。蓋人世如大夢。夢中又夢。彼栩栩然蘧々然者。未可知。周之爲蝶。耶蝶之爲周耶。退而省之。往事若夢。將來亦莫非夢。半夜十年事。一時到心頭。十年亦一瞬間耳。黃梁未熟。榮枯浮沈。在於其間。非復可怪也。松山孟仁梅園仲智竹村季勇皆鎮西書生。初學同龔。盟爲義兄弟。共卓犖不羈。豪縱恣志。偶遇明治鼎新之秋。相俱謀曰。邊土陋鄉。不能立身達志。徒與草木同朽。男兒所耻也。宜出大都求青雲之梯。極馴馬連鑣之榮。三子同志。與偕負笈來東京。入某校修歐學。孟仁志文學。仲智學法律。季勇修兵法。揣摩有年。各卒數課。期一蹴至伊呂召周之地。所企望蓋亦大矣。適及溽暑休暇之時。三子相集。登於芝濱吞海樓。割鮮酌醇。各慰平日之勞。酒酣耳熱。或論究理。或議政法。賞英讚佛。激談高笑。傍若無人。時微風徐來。海波如熨。布帆遠浮。閑鷗睡渚。總房諸山。歷歷如畫。以爲乘此連晴。駕輪船遊歐洲。縱覽龍動巴里。城市復足以舒懷。魂飛神馳。徒瞻望焉耳。時三子皆酩酊。欲借枕入於墨甜之鄉。忽有一吏持簡。纒來卑辭呈三子。且曰。廷議聞諸君之名。將充欠員。請遽來拜命。啓簡見之。則爲官召書。三子驚喜。急歸寓。戴帽穿鞋。着禮服。詣闕。各授高官。賜月俸若干。孟仁始爲正院。准奏任。歷仕小大書記官。進爲敕任。於是構邸于番町。頗極宏壯。園庭樹竹。噴水亂石之裝。大約擬洋風。客堂書齋。門扉窻櫺之巧。擇都下良工作之。其他圓几方牀。氈帷帳之屬。盡善盡美。無不一驚衆。

目邸成娶一華族之女。容貌麗妍。才藝兼備。婢女數人。肥馬健僕稱之。既退朝也。屬官下僚。交來容悅。或稱能或譽才。代廝養蒼頭執事。聊遇喜怒者。至爲終身榮辱。親友相集。開盛讌。陳嘉肴。粉白黛綠者。飄輕裾。翳長袖。或舞或唱。絃歌喧闐。有徹曉不息。三竿日昇。始出溫柔之鄉。有獻禽魚者。有贈菓糕者。珠玉錦繡。古畫珍器之類。滿堂充室。凡欲心者。無一弗得焉。而其威望權勢。雖皇族無得而及。猗與不盛哉。適愛兒患痘。頗罹難症。諸醫盡療。經旬不癒。夫妻懊惱。罷朝謝客。殆至絕寢食。病月餘。百藥不奏。効終爲一朝之露。一家愁歎。傷神斷腸。妻過悲歎。俄然昏亂。神經笑哭無時。或奔走門外。或操刀臨井。欲自死屢。因備數人。晝夜令護之。少得間。裂衣毀器。破席傷柱。一家幾無完物。若此。數月貯畜。大率罄矣。孟仁亦如狂。言語錯亂。屢與上官爭。一日議事。語涉暴慢。頗得嫌疑。廷議以狂放職。悵然歸家。妻聞之。鬱悶不堪。遂投井而歿。僅與婢謀竊衣筐。夜逃。於是負債如山。債主日來促。遂賣家屋什具。不足十之一也。一貧如洗。不能糊口。潛寄舅家計活。不能爲商。不能爲工。坐食數月。舅家亦厭之。少惠路費。令還故鄉。行到戶塚驛。病臥。逆旅月餘。囊亦盡。旅舍主無情。奪衣逐之。鶉衣一領。垢巾覆面。扶杖乞食。行攀函山。日已昏矣。欲宿無錢。兩足生繭。不能進步。傍有一根。依根而憩焉。忽有襪縷草鞋。徐々來者。躡石而仆。叫痛不能起。孟仁視而憐之。扶而起之。諦視梅園仲智也。互相驚。因各話顛末。先是仲智仕司法省爲判事。日月躁進。忽爲一局之長。裁剖精明。人以爲神。衆僉景慕焉。於是築新居于下谷。廣壯亦與孟仁相匹。一日卜暇。

伴局中諸吏。賞花於墨水。飲于萬芳樓。所寵唱妓阿梅阿桃阿杏。其他優人市川某尾上某及櫻川某清元某杵屋某等皆從焉。各呈藝闢技酒將酣。忽有飛車來者。爲柳橋舞妓阿竹。嘗受仲智之寵久矣。是日偶不與招聞。仲智在斯樓。率歌妓數名。唐突入筵。妬阿梅新寵。頗述怨言。仲智笑而優遇。以爲婦女之常態也。阿竹不堪。強薦巨杯於阿梅。梅不好飲。堅辭之。竹不可。手把樽盛酒。溢浸衣。梅怒擲杯中。面傷眉上。鮮血彩顏。衆皆駭。優人遮之。與衆謀和。事裁寢。於是演一新劇。竹忍痛彈絃。優人專爲詼諧。使入絕倒解頤。仲智甚喜。多與纏頭。更勸大爵。衆皆沈醉。竹下樓竊携利刀來。臨歸斫梅。梅叫號。衆又驚駭。竹爲梅既死也。欲倒刀自殺。仲智捕其手。奪刀。誤傷竹左頰。竹亦仆。急招醫療。二人幸疵皆淺。仲智欲賄其父。密蔽之。父奇貨。仲智在顯職。頗貪多金。仲智不與。遂訟廳。以二人不能售藝生活。理不能避也。遂以數百金購其身。且以其父母失活路。乞若干金。又償數金。於是大失名譽。貶轉他縣。先是仲智裁判大賊。賊密以人贈重賂。案決爲無罪。賊再見捕。嚴加拷掠。盡陳舊惡。爲萬死不能償者。由是免職。納罰金若干。遂携眷至阪府。諱姓名爲代言士。居數月。有一豪商兄弟爭產者。其弟依託仲智。訟事日事。成以千金酬之。半歲不決。仲智不能計活。弟者裁惠之。既而訟敗。弟出奔。仲智不能得金。益窮困。妻與姦夫走。時仲智抵神戸。過三日。歸家具一空。徒四壁耳。仲智怒且悔。而窘益甚。欲再到東京。緣舊知求生計。夜逃。阪府孤影落魄。囊橐已空。忍飢抵三嶋驛。將倒不起。有一老婆惻然憐之。且以爲若死于茲。爲累不少。因與飯。

食之。又惠數錢。逐之。於是纔續命。跛行踰山。加之疥癬攻體。痛痒不可堪。五步一息。十步一憩。漸來此也。談了。歔歔流涕。潛然俱泣。忽有一人。纏藁席。香破笠。暨出於樹間。亂髮垢面。骨立如鬼。愀然曰。聞二兄細話。弟亦同浮沈者。二人愕然。熟視則季勇也。先是季勇見召為陸軍少尉。進為少佐。躋為大佐。自以為若建一大功。為將為卿亦容易爾。平生好若。有暇則招好敵手。對局消閑。一日開碁會於芝山館。本因坊諸子相集者三四十名。傍陳列盆栽。又煎茶設書畫銅爐香鼎。文房華鬪之屬。皆擇海外之奇珍。其他舞妓歌僮數十名。勸酒扶興。以極終日之歡。季勇乘醉與若客白石生者。賭百金。決戰徹夜。連敗。及數百金。怛怛不樂。翌稱病。又延客。亦復輸敗。殆及千金。不能償焉。借於三四親友。僅償半。偶西陞賊起。竊思建大勳時已至矣。所借皆約凱旋之日。於是率數隊臨陣。威望赫赫。勇氣凌人。到處將士軍卒。慄然服其權勢。至屬下下僚。無舉首談者。自期一舉蹂躪賊壘。盡殲醜類。無復有子遺。進而指揮統兵。直破一壘。賊棄糧。遺旗遁走。乃據險移陣。將卒來賀。為設宴勞士。軍中歡誦。各傾大盃。季勇謂眾曰。不出旬日。應平定。恨賊勢羸弱。不能盡我兩耳。因定策。期明日又拔一壘。此夜士卒醉倒。侮敵熟眠。稍怠警備。鷄鳴礮聲轟耳。愕然驚起。將備隊禦敵。敵鼓譟進。破柵亂入。兵卒四散。不能防禦也。季勇惶駭。進退失據。遂為賊所縛。至軍門。將刎首。賊將曰。苟從我。赦死為一方之將。否則行刑耳。季勇沈思。死則止矣。若全命復有待。時償罪。遂從賊軍。無幾賊亡。幸以熟地理。潛取間道。逃歸。然以一旦抗官軍。不得歸舊里。暫蟄族家。避

探偵。自知不能久。潛匿。乃剃髮着僧衣。少誦梵唄。乞食邊村。聞上行非常寬典。將再到東京。依舊友求食路。行過宇津谷。日暮足憊。坐樹下憩。忽遭山賊。拔刀而逼。將奪財。季勇固無一錢。具告其由。賊曰。無錢則脫衣而去。季勇號泣乞憐。賊不可。令命徒奪掠。身邊唯一犢鼻而已。裸體下山。拾路傍藁席。裁覆背。到人家。乞腐飯殘羹。漸續命來。此臥路傍。聽二子之話也。於是三人皆歎其薄命。悲泣數刻。復相謀曰。我曹恐不能再出於世。與在深山為飢狼之食。不如沒江海相共死也。皆同其意。議已決。遂携手到小田原。行彷彿海邊。適有空舟橫岸。共乘之出海中。且曰。死而漂着海岸。益遺耻也。不若沒大洋葬於巨魚腹中之潔也。因推櫂而進。忽然颶風起。怒濤震蕩。舟將覆。三子皆唱佛名。與俱躍入水中。潮入喉。苦甚。不覺發聲。遽々然夢覺。三人齊在吞海樓上。杯盤狼藉之中。相互茫然。冷汗濡衣。俱語夢中事。恍在眼中。追思往事。悚然毛孔盡起。孟仁謂二子曰。二君各家有餘財。我亦有薄田數頃。俱非乏於衣食者。豈見縛微官。跋危機。遠離故鄉。遺父母之愁為哉。且官海之危險。孰若田廬之安逸。與其美衣。映食而苦於身。孰若布被淡飯。以樂於心。噫。我歸去已。二君以為如何。二子亦有豁然所悟。俱同其意。自是轉志。遽辭校。各歸鄉云。

鬼神論 上

天地之間。有人也者。耕而食。織而衣。造宮室。製器械。劈山填海。伸縮水火。使役禽獸。凡吸氣稟生。

者莫智於人矣。宇宙之間有鬼神者。能主幽冥事。遠知將來。洞察隱微。以行禍福。凡漠然無形者。莫靈於鬼神矣。蓋鬼神亦人也。已矣。聖人君子豪傑之士。精魂不死。永留兩間。守護國家。憫恤子孫。勸善懲惡。幽行賞罰。此之謂鬼神。然則聖人君子。通乎鬼神者歟。曰。有形於明者。不能通於幽。鬼神本無形者。故不能爲人事。鬼與人同道而異其所主。故聖人不語鬼神也。蓋上世之人。艸衣木處。採而茹。掬而飲。智識未開。僞詐不行。全純然天稟之智。是以不識不知。與天地神明相通。我神代之民是也。人智漸開。而神智漸衰。機智愈巧。而稟智愈滅。於是神人之間。爲一大關隔。不復得通。是爲人世矣。然則聖人君子豪傑之士。自開關以來。幾億精魂。累累塊塊。森然填塞宇宙。萬古不消滅者耶。曰。凡人畜稟魂於天。而生。還魂於天而死。生死之間。暫藉形而已。魂神安得消滅哉。夫人之生也。猶水之爲冰。爾汚穢塵埃。顯然固結。及於其死也。猶冰之爲水。涓涓溶溶。流而入海。不見復痕迹也。後之子孫。祭祀其迹。畏敬其靈。奉戴其名。追慕其德。神亦不得不眷戀君臣父母。夫婦昆弟。故有善則福之。有惡則禍之。代天以行賞罰。毫釐之微。無復遺焉。歲月之遷。漸久。景慕之情。漸疎。神亦從而歸。列禦寇所謂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也。由是觀之。死者歸真。則生者假也。所以假形於造物者。人智之不及。神智者。以有真假之別也。且夫神之爲字也。曰示。从申。以事示人。曰示。申伸也。所以伸示人也。神不言。以禎祥妖孽。伸示人。故聖人有疑。決之卜筮。禽獸之智。固非過於人。然無機巧。無僞詐。全純然天稟之智。是以鬼神憑依。以告

### 鬼神論下

之。然屢窺之。屢竊天機也。世傳解陰陽者。爲鬼所嫉。竊神之所主也。嗚呼。神與人既爲關隔矣。欲強知之。則惑也。朱子曰。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賢所不道。後世可得而論哉。

世之說鬼神者。喋喋囂囂。燥唇爛舌。然未能審其事。纔以理論焉耳。何以不能知之。曰。目不能見焉。耳不能聞焉也。以其不能見聞焉者。欲以理明之。理亦無可準耳矣。孔子之聖。唯曰。其爲德盛矣乎。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夫人爲萬物靈。聖人則靈中之靈。而聖人不能知將來。故灼龜卜之。龜之爲物。藏于溪壑。潛于深水。素遠於人者。今爲靈中之靈者。欲借蠢然水族之智。而知吉凶禍福。可怪也歟。且夫燕避戊己。鵲背大歲。鯉魚吞鐵鉤。則俟洪水而索蒜。鴉食河豚。則入人家而啄燕矢。此事誰教之得知焉。伏義之明。非畫八卦。不能通神明之德。神農之智。非嘗百草。不能識能毒之功。禽獸蟲魚。則生知之。至經千百歲。雖糜鹿狐狸。亦能通神明幽。而人則不能也。聞世有仙人者。棲高山大壑。人跡不到。處絕五穀。去六欲。吸氣。嘗脂。以得千歲之壽。通幽冥之事。余雖不知其有無。果如此。則遠於人者。遠於人。則不得不近於神。此其所以通於幽也歟。夫人者。靈於明者。鬼神則靈於幽者。明與幽固殊其途。猶水火不相容爾。神本無形。故其靈不可測。禽獸與仙人。未能脫形。雖通神。纔窺其藩籬耳。若至脫形。卽神而已矣。夫鬼神陰也。人者陽也。陰與陽不得相接。今欲陽人而知幽神之理。猶熱中得冷炭。裏求冰。固理之所不能也。聖人業知此理。故以遠於人。

者探幽理。龜卜著筮是也。然陽人之不知幽神者。則天之所賦。欲強知神理。則亦戾於天理。若彼京房郭璞等。能解陰陽。終身不得官祿。而多罹災害。此以強探幽理。妄泄天機也。然則陽人者。不知幽神之理。爲常世之說鬼者。皆渺茫荒惑。不可摸捉之論。徒費無益日支。禿筆穿硯。一無得焉。已矣。嗚呼。鬼神之理。爲不知是知也。君子行道。不愧于屋漏。何媚鬼神爲。若又欲強知其理。不如爲鬼。未能爲鬼。而徒說鬼理。惑亦甚矣。童子。童子。在傍曰。鬼神之不可知事。既聞命矣。敢問若彼佛菩薩。梵天龍神。及天帝玉皇。且我天七地五。八百萬神。真有其人。然乎。曰。是皆古典所載。余安知其有無哉。古人有言。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人靈之則。既靈焉矣。人心所聚。物或托焉耳。由是觀之。若鮑君李君。人靈之。則自有靈驗矣。矧於神佛英雄。塑像乎。然同體同形。而有靈與不靈者。由於人心聚與不聚。固不關其人有無也。且聞星質本與地球同一土塊耳。爲之祥則祥矣。爲之孽則孽矣。爲牛爲女。皆人所名。而災祥禍福。亦人所招。星與地相隔。幾百萬里。豈關地上瑣事者哉。童子唯唯而退。乃作鬼神論。

夜窻鬼談終

明治二十二年八月十日印刷  
同年九月八日出版  
同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再版

愛知縣平民  
著者

石川鴻齋

東京芝區片門前二丁目十四番地

東京府平民

發行者兼  
印刷者

吾妻健三郎

同日本橋區葺屋町六番地

印刷所

東陽堂

同日本橋區葺屋町六番地  
電話四百八十七番

發賣所

東陽堂支店

同神田區通新石町三番地  
電話九百七十番